

茶餘客話

茶餘客話卷二十

之物 之入 之出 之往

山陽阮葵生著

磁器始於柴世宗迄 今千年佳傳柴窯之官周時官請磁器式世宗批其狀曰雨過天青雲破處者殷
顏色做將來舊稱青如天明如曉薄如紙響如磬又曾仲明云柴窯是帶黃土官審品格與哥審相同以
粉青色爲上紋取冰裂鱗血紫口鐵足者佳皆不及汝窯凝厚滋潤也定窯有素光凸花二種以白色爲
上均州審紅若胭脂者爲最色純而底有一二紋口字號者作古宋龍泉審器溫州土細質厚色若葱翠
妙者與官審爭豔但少紋片紫骨鐵足耳章審乃宋人章生兄弟所燒兄弟名生一弟名生二其製更加細
密兄陶者爲哥審弟陶者仿古龍泉審是皆鐵色哥審多團紋名百圾坡更見重於世明成化五彩雞缸
一對價值百金宣廟審器質料細而厚隱隱有橘皮紋起冰裂鱗血紋者幾與官汝敵有暗花者底有大
明宣德年製字樣有紅花者用西紅寶石爲末團畫花爲凸起寶光奪目有青花者用蘇浮泥口畫花爲
形深厚堆垛皆較古未有爲一代絕品又有元燒龍輔字號器水東細款青花杯成化五彩蒲萄杯皆今
世甚寶貴者然亦在龍泉章審之下我 朝御審越超前代規矩款識多出秋官主政劉伴阮監製伴阮
名源亦異人也又有郎審紫垣中丞開府西江時所造做古龍泉萬不能辨今之所謂成宣者皆郎審也
又能審亦不多遠近則年審唐審皆入賞鑒

宋人言秘色磁器是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爲供奉物臣庶不敢用故云秘色陸龜蒙詩云九秋風露越
審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況共移中散關遠杯是唐時已有秘色矣

今似哥審碎紋者不能鐵足鐵足不能聲

成審酒杯有名高燒銀燭照紅妝者一美人持燈看海棠也錦灰堆者折枝花果堆四面也雞缸者上畫

牡丹下帶子母雞也。轆轤杯者，士女轆轤也。龍舟杯者，龍舟也。高士杯者，一面畫茂叔愛蓮，一面畫淵明對酒也。娃娃杯者，五嬰相戲也。其餘滿架蒲萄及香艸、魚、藻、瓜、茄、八吉祥、優鉢羅花、西蕃蓮、梵書名式，不一皆描畫精工，點色深淺，隨色筆畫，而極其難。紅寶燒磁，砂畫最貴，價在宋磁之上。又有精芳草雞缸，當亦牡丹之類，余舊藏數酒器，皆雞冠花下子母雞，凡五，其式必多，當不止此數種也。

俱春壺式者，具中逸品。其後復有四家，重繪趙良弼錫其一，則時鵬鵬大彬父也。大彬亦擅長名，重遇城其後有彭君實、彭春、陳用卿，又徐氏壺皆不及大彬。彬弟子李仲芳小圓，壺製精細，又大彬之右。今不可得。近時宜興砂壺，復加饒州之藥光，采射人却失本來面目。陳其年詩云：「宜壺作者推龔春，同時高手時大彬。」魯山銀槎，濮州竹世間一藝，皆神高江村詩云：「規製古樸復細膩，輕便堪入錢鎔。」山家雅供，稱第一。清泉好瀹三春茗，昔杜茶村稱澄江周伯高著茶茗二系表淵源，支派甚悉。

昔人治一業，攻一器，足以傳世行遠，而不朽較之抱兔園一冊飽食終日，老死歸下淹沒而無聞者，不可

同年語矣。如陸子剛一作治玉，鮑天成治犀，朱魯山治銀，漢謙治竹，又嘉興王二漆竹，蘇州姜華雨尊竹，

趙良弼黃元占歸懋德治錫，李昭一作馬勳治扇，周桂治鑲嵌，呂愛山治金玉，小溪治瑪瑙，蔣杓雲

王吉治銅，雷文張越治琴，范昌白治三絃子，楊茂張成治漆器，江千里治嵌漆，胡四治銅鑲嵌，氏錢氏

錢張氏錢洪氏漆孫春陽燭，又文衡山非方扇不書及近時薛晉臣治鏡，曹素功治墨，程天展刻字，顧青

娘王幼君治研，張玉賢火筆，竹器皆名聞朝野，信今傳後無疑也。漢謙壬午生與老翁同庚，嘗贈以詩云：

「清梅茫茫感却塵，靈光無恙見遺民。少將椿葉供游戲，晚向蓮花結淨因。杖底青山爲老友，窗前翠竹似

閑身。」堯年甲子欣相並，何虛名山許卜隣。

宋姜鳳子治銅紹興二年大甯縣監督

禮記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解曰以鼻向君見惠自君出也鼻柄也柄向君則口向己今俗忌以口向客似沿此意

程子言貴姓子弟一身服事於飲食玩好之物如管城子之陳醋瓶洛下之史筆簪皆爲口寶聞梁燕林相國有字畫之好平生收藏甚富捐館後爲勞家求索殆盡與以往者輒謂非昇疑其藏匿其子孫深受其累明正德間松江宦家蓄古琴一實無奇也名聞貴公求之勿得中以禍始獻之示琴工曰僞也聲嘶而弗越乃盛怒羅織至破家其人憤死又直隸某侍郎家以庖厨擅一時身後子姓皆不甘蔬食其後中落猶質衣物以供餐膳識者哂之

高江邨集載直大內時見三異物一小金合大寸有六分內貯雕刻牙器百種凡如几榻舟車盤匱等研投壺棋局弦管升斗簞子之屬具體而微不受手指用金鑄錯而視之其一鏤象爲球周身百孔凡九層亦有七層五層者以金簪自孔中撥之圓轉活動層層相似又皆刮磨光澤中藏骰子一枚丹碧粲然其外潔白無縫非有粘連湊合之迹名鬼工球其一酒盃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茶塔波高二寸許斲木爲之質黃色有木理漸如紅柔軟而輕噓氣可飛動然能注酒三者精巧絕倫雖有雕鑿公輸或亦不能施其心目元時有神童能於夢寐上寫天下太平四字又江南野史載應用於一粒芝蔴上寫國泰民安四字國初戰時之牙牌上寫桃源記留下半作圖

明神宗時商人進獻黃封御膳內有八寶嵌厚假螭蚌蟻等蟲兩開機發跳躍滿地上大笑賞賚不貲聞帥以寶樹餉督撫以金爲枝幹花葉用異寶緝成五色備具視之如真一株以數萬計熊文燦得之以進京師權貴見綏寇紀畧

相傳洪崖先生好古一時名士如李太乙贈孔子木履郭瀚卿贈孔子二儀履楊炯贈孔子石研與楊雄

鐵研田遊贈尹喜王戎如意杖楊齊贈積康鍛錐劉守章贈四皓鹿角枕司馬子微贈淮南樂梓白
魏封贈陶潛琴陶隱居芙蓉冠劉長新贈王喬笙張守珪贈八寸海鯢鱗牙秦休莊贈河上公註道德經
琴本周子恭贈古帝王元亭贈謝靈運鬚僧修然贈迦葉頭陀鉢智遠贈蔡邕焦尾琴葛洪藥篋諸
物並歷不可知諸君子亦大寶搜羅矣小說中載一世族子弟癖好古玩何家積聚晚年凍餒至乞之
左手捧頰回簾飄右手執孔子盤桓杖送入門蔡太公九府錢一枚還解頤新語按官史武帝時火起
武庫焚累代之寶其中有漢祖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夫聖人之履與莽頭並藏較之力士脫靴汚吾足
不更得罪先師乎因語錄所載李令公收復京師時見襖子洪崖先生得仙時襖頭及李帥狗柳相如
鼻又王伯穀所藏吳匏菴入學書几姚廣孝出家斗笠皆許類

枕不可過高高令肝縮過下又令肺縮枕席柔軟其忌乃長

李賀君
三筆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漢時已有舄履矣軍持淨瓶也出佛
經寶島詩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隱背爬背也李郭侯以松櫟枝作隱背偏提酒器也見說
郭唐詩亦有軍持見菽園雜志滑稽吸酒曲器名零丁尋人招帖也剛卯古佩印名模校門搥也可
左可右佛影竹也見清異錄君遷牛奶柿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奶律令雷邊鬼捷與雷同連見
桂苑叢談藕覆婦人膝襪始於楊妃見致虛雜錄璫鏡箱也見女紅餘志簪箭今之範頭見宋書駱馬
扇馬見唐書柿斫木札也胡謔吹唇作聲響也設管卷簾爲頭戴竹爲簪即筍簪餅餅餅餅並見筆墨
裝潢見唐六典筆神曰佩阿研神曰澤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筆神又曰昌化慧曰文鵠筆曰宋唐
鼓曰送君鐘曰華由磬曰齊東皆樂俱見致虛雜錄篋梳一名落塵又名洛成見奚囊橘柚不落爲酒
杯不律爲簪扶老柳樨皆杖名見表異錄夢光紙栗尾筆見坡詩溺器曰夜溺見唐人集通峭承梁小柱

也蘇頌詩自知伯起難通峭不及清于善滑稽錄收有通峭難爲之語匹圖卽今之杏林俗名杏林外大
內小古人不過五六古今詩話刁約使契丹計曰使行三匹製交關今帳房之類交木而支如交椅之稱
胡床卽交椅

隸馬鞭者干捍內藏一簡行路者藉以防賊人多用之按元阿隣帖木兒文貞王官戶部尙書有戲鞭者
製甚精板靶去之則一鐵簡在內王喜示夫人夫人云王平日以事害人應人害己則當防護之若無此
心則不必用此見元楊元城山居新話

秦文公作旄頭見列異傳黃帝作旗幟又作冕旒魯昭公作弁見世本楚人氏作髻女媧氏作竹筴赫胥
氏作木梳堯以銅爲筴周文王加珠翠又召步搖筴唐高祖作反結髻黃帝作几見李尤銘舜作五明扇
又作漆器見古今注褚遂良傳舜造漆器禹雕其組困學記聞云出韓子又徐賢妃傳云漆器非延奴之
方築造之而人數少康子與作甲築造玉見世本蚩尤作戈戟見呂氏春秋又作劍鎧見管子鑿齒作楫
見山海經黃帝臣揮於作弓夷牟作矢見世說荀卿云僂作弓浮游作矢見山海經少皞生股是作弓矢
黃帝又作絲絲作城郭禹作宮室伯益作井見世本及博物志神農作市伶倫作權度量胡曹作衣裳見
呂氏春秋太公作九府錢見漢書神農作耒耜或云作作耒耜陰作樓及犁見魏畧夙沙氏作鹽帝女儀
狄造酒見戰國策鯨服牛又作城相士乘馬戰作駕三人皆堯臣見世本韓襄侯作御舜造筆見博物志
又曰蒙恬造筆蔡倫造紙堯作園棋鳥曹作博見世本齊夷陵王瞽作側湫棋局見馮異續事始老子作
輶黃帝作蹴鞠見博物志劉向作彈棋見西京雜志曹植作長行局卽雙陸也見後魏李邵序漢武帝
作蹴鞠晉摯虞作四維戲紙局木棋見李秀賦周武帝作象戲見後周書紂作粉見博物志尹壽作鏡
見天中記岐伯作鼓吹見蔡邕初志帝俊八子作歌舞見山海經又云陰康氏作舞呂氏春秋云舞是陶

唐氏作神農作琴伏羲作瑟鼓作爭師延作琴蔡帝作鼓驛又云作女媧作簫見禮記風俗通云
舜作簫山海經云炎帝伯陵作簫黃帝作清角女媧氏作笙等隨作字女媧氏臣見世本商辛作埙蘇成
公作簫見世本漢時仲作笛見風俗通黃帝作笙甌見古史神農作釜見周書孟莊子作簫見古史
夏少康作箏見古史夏昆吾氏作五鳥曹氏作瑟見古史公輸般作石磬作鈔見世本無尤作治
見尹子黃帝臣雍文作春見世本赤翼作杵見呂氏春秋伏羲作網見古史詹何作綸鉤及何舜作五粒
土槲禹作伺鳳鳥卽和竿見古今注黃帝作斧鉞見輿服志黃帝作刀見洞冥記蘇連氏造槌見谷穀子
明太祖見道人作網巾頌其式於天下又謝宗可集有咏網巾詩則不始太祖矣黃帝臣作屣履見世本
舜妹作造見說文岐伯作鼓吹見蔡邕琴瑟志陸機賦云原鼓吹之所始蓋稟命於軒皇

京師人擘蓆麻梗爲小片塗硫黃於其末呼之曰燈杭州人有以松木爲之者曰發燭按史載周建德
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又清異錄云夜有疾苦發燭之緩批杉木染硫黃遇火卽焰呼爲引兒
放翁詩天矯竹如意鱗皴松養利養和卽靠背也皮製美以五物贈魏不琢有桐盧養和烏龜養和
虎子一曰寄窻音豆漢人以玉爲虎子

江淮舟子使篙曰一張兩張逆風張帆曰折搶太白下江縣陵陽溪詩云漁人與舟人擇折萬張篙蓋唐
時已有此方言又庾闡揚都賦孽子搶風騷人逆浪卽折搶之謂

沈景倩 傳符言嘉靖末年海內晏安士大夫治園亭教歌好聞及古玩吳中王文恪之孫溧陽史尚寶之
子世祿珍玩不假外索延陵則松太史應科雲間則朱太史大韶吾郡項太學錫山安太學華戶部龍不
吝重貲收購江都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稱好事輩下則此風稍遜惟分宜父子朱成公兄弟並以
將相富塗富貴盈溢旁及雅道嚴以勢切朱以貨取永山旣泮金穴亦空轉眼已不守矣江陵富國亦有

此嗜所收之途稍狹而精好過之不旋踵亦散人間韓太史世能在京頗以廉直收之吾郡項氏以高價
鉤之聞及拿州兄弟而吳越間浮慕者曾起而稱大賞鑒矣近年董太史其自後起名重以法眼師之選
節所藏惟時所豎山陰朱太常數種同時有好奇古名互購相軋市實交構至以考功法中華外還東壁西
垣遂成戰壘比來則徵人爲政以臨叩程卓之贊高談宣和博古圖書寶譜鍾家兄弟之偽書米海岳之
假帖澠水燕談之唐琴珍爲異寶吳門新都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黃龍如板橋三娘之變驢如宜君縣
夷民改換人肢體面目其稱貴公子巨商富人者且日飲蒙汗藥甘之如飴矣

方千詩吹箭落葉羽垂絲牽錦麟吹箭卽今之吹筒也或以箭或以彈力皆捷而準但不能及遠
淮南王安諫擊園越書云輿轡而踰嶺轎字始此

唐李約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者也見因話錄 金太和五年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
費不下百萬金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勅兩立罪實宣宗元光二年
制魏王公主及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不得賣餽餘人並禁之犯者徒五年

蔡君謨茶錄下篇論茶器有碁椎分碁匙餅等目須銀鐵黃金爲之然周密所記宋時長沙茶具精妙甲
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外又以大纓銀合貯之趙南仲丞相帥潭以黃金千兩爲之進上穆
陵大喜不知何以毀乃至此

陸羽創煎茶法在唐時習茶之家皆陶爲其像供於湯器之間羽之先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寺僧姓陸
於塢上得一初生兒收育之遂以爲氏見因話錄

母與爲有補嗣性不飲茶製代茶餘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和暫佳瘡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
諸茶力貽惠則不爲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

六經無茶字始見王褒僊約爾雅檟苦茶茶即茶也然古人多稱飲茶始于三國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
進臣酒以七升爲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爲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又飛燕別傳成帝崩一夕后夢見帝賜
坐命進茶左右奏云向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云云然則西漢時固已有之又謝安詣陸納但設茶果而
已至晏子春秋食脫粟之飯炙三戈五卯茗菜非飲茶之謂歟開元中靈巖寺有降魔師教人不寐人多
作茶飲因以成俗見續博物志物類相感志芽茶得鹽不苦而甜古人煎茶必加薑鹽余向在杭州有詩
云詩人偏好事何苦著薑茶未免爲古人所嗤然烹茶取甜予所不解安能起古人而問之今山廷皆用
熬茶尚有古意

劉公融云今人百不如古所差勝者品茶度曲圍棋耳

董思白云金陵春卿署中時有以松蘿茗相貽者平平耳歸來山館得啜尤物詢知爲國汝水所造汝水
家在金陵與余相及海上之鷗舞而不下蓋知希爲貴鮮遊大人者昔陸羽以精茗事爲貴人所侮作毀
茶論如汝水者知其終不作此論矣今曰下造茶猶國法 閱茶必以圖記印封瓶頭最精

朱國植曰家居苦泉難得以意取尋常水煮滾總入大缸置庭中避日色俟夜大色皎潔開缸受露凡三
夕其清澈底積垢二三寸急出以鐺盛之烹茶與惠泉無異蓋經火煨煉又過露取其氣則返水還原依
然可用

徐文長用花黃茶其法取梅蘭桂菊蓮葉茉莉玫瑰薔薇之屬碾入茗中盛錫瓶內隔水煮之一沸卽起令
乾點茶文長之俗乃如是其所品之茶真味殆全失矣

玉泉水較中冷尤輕惟雪水更輕

神農食經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悅志廣雅茶醒酒能令人不眠

茶不可見日以指不以甲則多溫而易損以甲不以指則速斷而不柔故纖指女郎勝於秃爪奴子也
唐子西園茶記謂天下之物有宜得而不得不宜得而得之者富貴有力之人或不能致而貧賤窮乏流
離遷徙之中偶然獲焉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也

東坡詩柘羅銅碾茶不用脂膩白土和盪研今之芝蘭茶也

唐宣宗時東都一僧年百三十歲宣宗問服何藥曰臣不知藥性但好茶飲百碗不厭賜茶五十斤醫家
謂茶能傷人損壽近日都門養生家日飲白水觀此僧之不死可以破戒矣

柴世宗破河中李守正得匠人至洛造酒宋內庫循用其法燕市酒盛稱南河刁酒今河間猶有傳其釀
法者輩叟詩刁酒沽唇味許長河間才得一孟嘗儂家酒譜君知否記取清甘滑辣香蓋以賈人之性而
得名也又安德羅河亦北酒之作者漁洋詩云玉井蓮花作酒材露珠盈斛潑新醅清酒錯著康王水風
潮還宜叔夜杯山薑亦稱昔州酒色白清味潔鮮東坡所謂錯著水也屢入篇咏官京師猶仿爲之德州
又有露酒色如黛漆味比醴醕俗呼墨露見香榭餘詩注問之德州人不知也滄州酒止吳氏劉氏戴氏
諸家餘不盡佳蓋藏至十年者味始清冽市中安可得耶按羅侍御飲瞻崇禎丁丑進士官御史巡按河
南剛直有聲嗜飲傳釀法色味雙絕至今猶呼羅酒滄州城外酒樓香城面河列屋而居崇禎間有三老
人至樓上劇飲不與直次日復來醉酒家不問也三老復醉臨行以餘酒瀝闌干外河中水色綠以之釀
酒味芳冽僅數武地耳過此南北水皆不佳劉紫庭鳳翔爲予言之甚確予在京師紫庭屢致滄酒數瓮
非市中物可同日語也漁洋答謝方山詩白家烏帽重屏裏初試紅泥小火爐恰是陵州酒船到不愁風
雪壓居蘇酒車冒雪遠衝泥尺素殷勤辭傳題一樹山查紅破蕊花前催進玉東西此漁洋晚歲之筆頗
得酒中三昧致猶楚風楚也

袁石公鵬政八之祭云凡飲必祭所始禮也今祀宣父曰酒聖夫無量不及亂觴之祖也是爲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彭澤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玄淵徐景山穆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伯年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毋彥國畢茂張季鷹何次道季元忠賀知章李太白以下祀兩廡至若儀狄杜康劉白醢焦革皆以醢法得名無關飲徒祠之門垣以獎釀客亦猶校宮之有士主祭字之有伽藍也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二千二百餘年中四配十哲十四人耳而阮氏居其三醉鄉獨無莫有盛於言家者矣

今人飲酒杯下禮以托子考之於古未知所昉馮益都相國寶諸鴻詞翰林於萬柳堂酒酣指此爲問汪君文以爲古無此製是也毛大可稱卽古之舟也引周禮疏爲證益都命走馬取書似有所本然與杯不相屬宋李濟翁資暇錄一則云始建中蜀相崔甯之女以茶杯無襯病其製手取椀子承之既暖而杯傾乃以蠟環椀子中央其杯遂定卽命匠以漆環代蠟進於相相崔大奇之爲製名而話於賓友人人以爲便於是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製以至百狀此爲茶器而設資暇錄引此云貞元初青鄆油漆爲荷葉形以襯茶碗別爲一家之標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相卽今昇平崔家詢則知矣按此與今之杯托製甚合前人有辨之者周禮司尊彝之職曰六彝皆有舟鄭康成曰舟尊下盤似非今酒杯之製也河一時強論耳

侯爵錄陶人爲器有酒經爲晉安人以此盛酒似瓦甓之製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凡饋人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他郡人不知束帶迎於門乃知爲酒五瓶耳

江左酒人以顧俠君爲第一至今人猶豔稱之少時居秀野園結酒人社家有飲器三大者容十三觔其兩邊殺凡入社者各先盡三器然後入座因署其門曰酒客過門延入與三雅詰朝相見決雌雄匪是者

母相酒徒望見偕伏而去亦有鼓勇思得一當者三雅之後無能爲矣在京師日聚一時酒人分曹較量亦無數手同時稱爲酒帝方觀文獻年少驍酒后莊書田楷繆湘芷阮驥南北相黎甯先致遠號先鋒皆萬人敵也後來以余所見如勳侍郎謝大李臬使曹人陳太常句山涂侍郎石後顧京兆息存亦頗論觴政足稱後勁近日則素侍郎爾雅索侍郎端亦一時之雄

博物志人中酒不解治之以湯自漬即愈湯亦作酒氣又云王忞張衡馬均三人皆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之無恙者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今見北人曉行飲酒一杯不爲無說

俗語云酒令嚴於軍令亦末世之態俗也偶爾招集必以令爲歡有政焉有糾焉衆奉命唯謹受虐被凌咸類首聽命恬不爲怪陳幾亭云飲苦勸人苟非不仁即是客氣不然亦蠢俗也君子飲酒率直量情文士儒雅樂有斯致夫唯市井僕役以逼爲恭敬以虐爲慷慨以大醉爲歡樂士人而效斯習必無禮無義不讀書者幾亭之言可爲酒人下一針砭矣偶見宋人小說中酒戒云少吃不濟事多吃濟甚事有事壞了事無事生出事旨哉斯言語淺而意深又幾亭小飲壺銘曰名花忽開小飲好友零熱小飲凌寒出門小飲冲暑追馳小飲餒甚不可遲食小飲珍醪不可多得小飲眞得此中三昧矣若酣酒流連傳盞作夜尤非向時息宴之適亭林云樽俎無卜夜之賓衢路有宵行之禁故見星而行者非罪人即奔父母之喪德衰酒而酣飲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冥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所係豈淺鮮哉法言云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何非學問之道

蔡寬夫詩話唐人飲酒必爲令以佐樽白香山詩云閑徵雅令窮經史是也梁王規爲中書黃門侍郎湘東王繹爲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唐規爲酒令規從容曰江左自來未有此舉竊以傳昭在坐並謂知言按寶之初筵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監史之設糾察甚嚴其爲酒令應始于此後人易以口語代以手勢新意

初更互相凌勝斷失監史之意江左豈必無之王規之論當謂公筵非云私宴也

元人姚文奐詩云曉涼船過柳洲東荷花香理偶相逢刺將蓮子猜拳子玉手雙開不賭空猜拳賭空皆詩料也即今酒令之猜枚前後不放空也甲戌春暮同里諸子集子寓齋閑飲竟一晝夜歌咏之聲諧謔間作山天仿石公之說評諸子曰伯友如廉頗橫鞍不肯下人北泉如香槽滴酒不甚洶湧而涓涓不休晉山如神魚縱壑或出或入人意表大治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東岩如潢潦之水一洩而盡寶南如精衛填海每不自量冰瑣如李陵敗北一以當千南生如諸葛出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若僕則如老僧持戒律百魔不能破又如嚴顏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予曰請以評諸公之詩可乎山天如光武遇小敵怯遇大敵勇伯友如齊東大鳥三年不鳴鳴則驚人南生如凌波仙子一步一止令人目蕩魂與冰瑣如玉冠無當價值千金大治如黃河之水滾滾而來東岩如秋鷺盤空不肯輕擊寶南如隱娘劍術一擊不中耻爲再擊若僕則如春雨淋漓不擇地面施沐者同多而怨咨者亦不少也

馮開之嘗云用三白酒或雪酒不滿瓶虛二三寸編竹爲十字或井字障口不令有餘不足新摘茉莉數十朵線繫其蒂懸竹下令齊離酒一指許用紙封固尋日香透余做爲之香則噴鼻而酒味變矣不論酒而論香是爲噴香奪主開之未解此中趣者

酒可名醉酥未可爲屠蘇屠蘇卽摩蘇蓋平屋也雪賦云踏學思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曰孫思邈居屠蘇釀酒乃有屠蘇酒之名後人去酒字竟呼爲屠蘇未可爲訓

葉石林云讀書避暑又得佳酒人生極快意事想見此老解衣磅礴時光景

沈寬錄飲燒酒不可以錫器盛煇及過宿倫爲時稍久飲之殺人癸亥東陽拔貢生吳步青肄業成均其兄在家因火酒貯錫器經宿飲之立死見寶言室家戒一

酪之屬不同質與精氣俱存曰醅酪之精曰酥酥之精曰醍醐精去而氣與質料存熟而茗之曰酪生而陳之曰醃醃取其氣曰醃氣去而質獨存曰醃醃

費補之云晉人謂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用而不勇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飲流多喜此言不知飲酒之樂實在欲醉未醉時酣暢美適如在春風和氣中乃爲真趣若一飲徑醉酩酊無所知則其樂安在邪

餘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汗酒也酎三蒸酒也醕薄酒也醕旨酒也曰醅曰醖白酒也曰醢曰醢造酒也買之曰沽當市曰醴醴之再亦曰醴醴酒曰醴酒曰醴厚曰醴和飲曰酌和強曰浮飲盡曰醢使酒曰醢甚亂曰醢飲而面赤曰醢病酒曰醢主人進於客曰酌客酌主人曰醢獨酌而醉曰醢出錢共飲曰醢賜民共飲曰醢不醉而怒曰醢音醢

石林燕語載王審琦微時與太祖善後以佐命功情好尤篤性不能飲每合譙太祖不樂一日酒酣太祖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好方共享富貴酒乃天祥何惜不賜飲祝畢令王飲無所苦自是每侍譙即能飲若還私第則不能飲如初是知酒量寬窄在乎醇澤造物所靳惜不輕予人也觀此則晉輩之得天厚矣辛巳之冬舉消寒會酒令集四書詩作聯句一字至十餘字凡數百聯癸未秋紫坪入都復舉是令又復得數十則恭以備借矣因閱查氏查浦竹地行酒令舉成語一句合平上去入者曰天子聖哲類也竹地舉康子饋藥兵刃既接二句查浦索竟夜不得一句心火迸發左耳遂聾同人因復舉爲酒令予與紫坪卽席引數十句不知查浦何以窘迫至是而竹地亦僅思得二句異矣附錄所引於後

君子上達 何以報德 妻子好合 兄弟既翕 天下大悅 鄉黨第十 雍也第六 能者在職 邦有道殺 淫以消濁 忘我大德 生有聖德 充耳務實 神保只格 瞻彼旱麓 童子佩褱

王道正直 沉涵冒色 雷夏既澤 天九地十 咸仰朕德 宏父定辟 天禍鄭國 天子建國

端冕正笏左碑昂指紛玉璫天子令德 惟此二國 惟彼四國 天子是若 君子是諷 天子建德

公子御悅 司馬仲達 公子去疾 王子棄疾 助者繼達月令寒煖燥濕 母有障寒月令元酒

在室 禮運天子素服 玉璫 鐘鼓既設 天子下席 君子進德易天下大侈 四書天子視學 天子用

八 僧輔遠弼 國語 稽旨峻潔 言語漏洩 天下第一 尊顯任職 司馬 爭者用息 征鳥厲

疾 刊改漏失 鄭安句適 臨表涕泣 尋此舊則 遺志身體 懷國語 如彼雨雪 功在漏刻

紀 陰遺刺客 忠審亮直 今乃大覺 揮本棄末 國語 忠想內發 心恨敗國 國語 成理萬物

民有菜色 帝紀 傷助弊策 為善最樂 褒貶大法 投死為國 端本善則 神理致訓 物

論口到骨 杜黎 經典序錄 書名三五二八 諸子傳說 劉歆王午大閱 鳴鼓振鐸 莊子 鐘鼎

遽列 任劭 河徙故濱 水經 所思 諸子傳說 劉歆王午大閱 鳴鼓振鐸 莊子 鐘鼎

唐楊綰四歲客舉座中一物以四聲呼之衆未及言綰應聲曰燈盡柄曲是注又應撰非成語矣

烟一名相思草滿文曰淡巴菰初出呂宋明神宗時始入中國繼而北地多有種者一畝之獲十倍於穀

後乃無人不用雖青園稚女金管錦囊與鏡奩牙尺並陳矣聞崇禎己卯禁甚嚴犯者死有台試舉人初

至京不知禁例僕人帶入被獲械繫城坊遂刑于市相傳世宗謂烟燕音同以喫烟為嫌壬午後禁乃

從洪承疇請也韓蘇羅以之命題課庶常陳廣陵一律一時傳誦家豈亭叔詩云味於酒思公氣吐

成雲憐馬卿人推佳句陸青來作烟艸歌前後兩篇形容盡致明人小說稱中葉時高麗王妃死王思其

夢妃云葬處生卉名烟草細言其狀燃火吸之可以止悲王如言采之遂傳其種殆亦忘憂之類也

任淵云史應之為童子師食蟋蟀人以屑僇目之山谷嘲之云先生早擅屠龍手袖有新術不試刀裁晚

亦無難可割庖蛙燭蛙薦松膠一作煎又前輩詩來朝爲送先生飯一夜沿溪捉鱖魚見劉中廣記今大河以北人多食蚌蛙蝗蟲其來久矣

淡菜卽蚌肉也始於鹽戶多食之遂訛爲淡

漁人貯燈火猪脬中而縛其數置之網間取魚必多又一書云網縣毛置網口四角取魚必得又水族嗜燕肉釣者以爲餌又墨客押犀云向魚網念揭諦咒七遍則漁人終日不獲一殆有矢人困人之不同

廣東陽江縣海燕採小魚營巢故名燕窩王西甯仲威賦署寄臆說云燕窩名金絲海際沙洲生蟹螺背有兩肋堅潔而白海燕啄食之肉化而脂不化並精液吐出結爲小窩衛飛過海倦則漂水上息其中少頃又銜以飛海人依時拾之色紫者爲佳聞小紀云燕窩有烏白紅三種紅者難得白者愈淡紅者治小兒痘疹今白者價倍往歲惟烏者多耳紅者從未一睹近見閩廣貢船所載大者長六寸鮮白無纖翳據云取小者拆製人力合成非天然也許青巖語予云燕窩產海島中巖巖邃谷高厂峭壁之上足力繩竿之所不及估舶養小猿猴善解人意至山島間以小布囊繫猿背上縱之往升木探巖盡刺塞囊中而歸猿之去也苦不得食三數日始返海客以果餌充糲中俾之遠出不饑拙者出卽刺塞囊中歸而傾囊不過數片爲果餌占地也其點者將果餌傾巖巖刺塞滿囊盡燕窩矣空囊復去尤爲便捷猿一值數百金價數倍於拙者云吳梅村咏燕窩詩流燕無家苦爭銜白小魚却供人採食未卜汝安居味入金龜美巢營玉壘虛大官求遠物早獻上林書許詩云重門每晨起食燕窩燕漿一巨觥以融軟爲度謂他人皆生食也終日不溺

一了百當明大肉食單之一也其法用牛羊猪肉共三斤剝爛蝦米半斤搗爲末川椒馬芹茴香胡椒杏仁紅豆各半兩俱爲細末生薑切細絲十兩麪醬一斤半鹽糟一斤半鹽一斤葱白一斤燕菜細切二兩

用好香油一斤煉熟然後將上件肉料一齊下鍋炒熟候冷裝入磁器內封貯隨食取用亦以調和湯汁爲佳

羊肉宜滾湯下蓋足漫火煮牛肉亦然但不必蓋馬肉冷水下不可蓋宜入酒同煮獐肉冷水下煮七八分熟鹿肉亦然煮過則乾燥無味 駝峰駝蹄醃一宿滾湯下一二沸漫火煮其肉儲油火緊易化加地椒 凡各猪羊肉煮熱必待出湯冷透方可刀切宜切者切宜片者片切刀向外片刀向內不可亂也不需嚼之成渣且易碎而不光澤 熊掌用石灰拌湯剝淨布纏煮熟或糟尤佳露見陳春暉邦彥故第牆外磚砌烟筒高四五尺上口僅容一碗不知何用云是春暉當日製熊掌處以掌入碗封固置口上其下點蠟燭一枝微火燻一晝夜湯汁不耗而掌已化矣 熊白批小段焯微熟同蜜食多食破腹 鹿舌冷水下漫火煮水少火慢不損味做肉絲用 虎肉獐肉土內埋一宿鹽醃半日下冷水煮半熟換水加葱椒酒鹽煮熱 煮硬肉用礬砂桑白皮椿實同下鍋立爛 敗肉入阿魏同煮或用胡桃三個每個鑽十餘竅臭氣盡入胡桃中 鹿尾以剝刀去茸毛不可破破則紅漿流出不美矣用菜葉裹煮熟以鹽湯蘸食或先煮尾盤後蒸尾血較易煮肥肉先用芝蔴花茄花同物料調稀糊塗上火炙乾下鍋煮熱 東坡煮猪肉訣云淨洗鍋少著水柴頭罷烟餅不起放翁詩云甕肩柴熟堪正指此也蘇陸非飲食之人其言可信從

栗子不拘多少陰乾去殼搗爲粉三分之二加糯米粉拌勻蜜水和潤蒸熟食

張江陵饌品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見本集 潘燿有庖饌三字訣曰饌曰熱曰少爛則易於咀嚼熱則不失香味少則不厭而饌後品見清波雜誌

捕魚蝦宜用卯日 馮開之云捕魚用網近十年間有某者創造竹簾則絕流而漁無一免者矣簾成而

一家數口皆以疫死

點心二字始於唐按唐書鄭僊江准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曰爾且可點心云云見輟耕錄

飲人工製腐用紫石磨膩滑無滓相傳則時許文懿公在中書日遇不如意事輒投箸曰人生幾何乃舍
晉卿煇豆腐而食煤火肉耶煇腐係箬山一老翁王姓以砂鍋煇腐成片味獨勝擅一時之名見李寶君
三筆

孔叢子蚊蚋食人蚋蟲食土非天故爲蚊蚋生人爲蚋蟲生土也知此則五穀草木鳥獸之生本不爲人
可以無疑矣而饗養者流藉口於天地之性人爲貴故備百物以養之豈知天者哉

燕山錄云煮羊以饗齋醴以蚊 齋爲腰數食可長髮見續博物志 李東垣云夜不食薑者夜主關薑
主關也秋不食薑秋主收薑主散也

酸多傷脾肉酸而肝揭故春宜減酸增甘以養脾也 多傷心而血減而變色故冬宜減鹹增苦以養心也
甘多傷肺皮酸而毛落故夏宜減苦增辛以養肺也 辛多傷肝筋急而爪枯故秋宜減辛增酸以養肝也
如此則五臟四時皆平和而飲食之病不生此國初白季文之言季文高士遠於醫

王雱嘗言君子嗜酸小人嗜醢明張江陵亦有是論東坡一帖云予少嗜甘日食蜜五合嘗謂以蜜煎饌
而食之可也又云吾好食蜜蜜湯甘芳滑練使人志快神清則予由詩云我欲白汝陰徑上潼江章想見
冰盤中石蜜與餠餠東坡君子也而嗜甘如是桃李梨之屬生時皆酸熟則甜美未聞有嗜生惡熟之
君子荆公傲癖想必以生桃生李爲美

明時提學僉事杜華先校士澤州過索酒食太守許維新停供給三日杜怒移巡撫陳公允貞云州乏供
具日烹一母雞而食魏雅敬許其狀云食雞者有何不足至露案作罪案耶許大慚

北齊李預嘗得食玉法采玉而食之及其死也形不壞無穢氣則食玉之所益可知矣見王介甫周官新義中

宋徽宗妃病痰嗽面腫李防禦治之久不効慙誅憂泣無計忽聞市人有賣藥者云一文一貼吃了今夜便得睡李市之恐其性悍先自試無他乃併三服爲一服進之妃當夜嗽少止腫亦消帝大悅賜直萬金李不知何方何得市人重價求之乃蚌煨煨粉色淡碧少加青黛以淡礬水點麻油數滴調服按本草卽蛤粉也

岳珂玉楮集有饅頭詩幾年太學飽諸儒伎猶傳符嶽廬公子彭生打纒肉將軍鐵杖白蓮膚芳馨正可資椒實粗澤何妨比瓠壺老去齒牙辜大嚼流涎纔合慰饑奴上庠錄云兩學公厠例於三八課試二日別設饅春秋炊餅夏冷淘冬饅頭饅頭尤有名士子往往攜歸餽親識元豐初神宗留心學校一日令取學生所食以進是日適用饅頭神宗食之曰以此養士可無愧矣東哲餅賦春饅頭夏薄持秋起漫冬湯餅四時皆宜惟有牢九坡詩云豈惟牢九薦古味要使眞一流天漿

久客長安每逢令節輒憶江鄉壬午春玉月偶作望江南詞二十闋分咏淮南歲暮食品老饕故態良足哂也王遂心宸讀而豔之爲寫歲朝填詞圖做衡山移居圖筆法宛然江都新年情狀張吾溪陳東岩程晴嵐朱榆園皆有題咏劉秋嚴方謁選來都門下榻予齋中亦分咏四十絕句董東亭小楷繫書一冊每一展讀食指欲動後爲楊子安書持去未還

石崇雕薪畫卯修爲奢豪今人男女行聘及生兒爲湯餅之會皆繪五色雞卵作吉祥故事予見貴家生兒每一卵畫機刺一齣盛以絲絡懸以竹竿凡數百枝抑又甚矣駱丞鍊雞子詩云刻花爭臉態寫月競眉新註夏后氏始食卵唐人於寒食節染卵加雕鏤相餉遺其由來也久矣 續博物志戎國累卵類

分杯

王阮亭曾於酒次戲拈絕句云：御黃羊滿玉盤菜雞紫蟹等閒看，不如隨分閑茶針。春韭秋菘未足難。又舉東坡一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蔬食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曾記陳海昌相國嘗歸賓粥詩云：煮飯何如煮粥好，同兒女細商量。一升可作三升用，兩日堪爲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做羹湯。莫嫌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長。淺語有味，已丑夏日禾中魏松濤作吃粥詩。予和之云：香於酪乳膩於茶，一味相融潤齒牙。惜米不妨添菜豆，佐餐少許抹鹽瓜。匙抄飽任先生饌，瓢飲清宜處士家。惟恐妻兒嫌味薄，十分嗟嘆自矜誇。淘沙頻汲井華清，不似酸鹹糲粥羹。暖食定應將麥餅加餐並，可減憂樂居然入口融。無喫不嫌清唇畔有聲，客到但宜多著水，木瓢和罷瓦盆盛。

北地葡萄種最美，客問南中何以敵。此江鮑翁云：橘柚秋黃楊梅夏紫。

草木經牛喫之必茂，經羊喫之必枯。診云：牛食如熟羊食如燒。

阿魏出自西域，國嘔嘔地方有樹名嘔嘔，其根皮青，心黑，夷人用刀破破，樹皮流出脂液，凝結而成，性能解毒解瘡，每一塊盛入絳囊，開胸前甚有效。以七色全備，質性柔軟，而味臭者爲佳。本州精阿魏者，以少許安熱銅器中，經宿清處，皆白如銀，試之果然。戊子年李制府曾奏廣東江行中聚數千斤，每百斤價十餘兩耳。詔令運數千斤至京，奉旨軍營。又陳誠西域錄：沙羅海牙在撒馬兒罕之東五百餘里，有野春生，秋死，臭氣逼人，取其汁熬之，即阿魏也。

人：肥而短者產興京，以東諸山中名東山貨，瘦而長者產甯古塔諸山中名北山貨。五六月間採者名芽草，力薄七八月間採者名茸，力完總以色紅而明潤者爲上，色黃而堅者次之，色白而中疎者最下。有如小兒形者名澄王，不易得其稱。土木者就所產之地言，混同江東有土木河。

遊志云：在開元城東北六十餘里，亦未確，然非大同。

府屬邊外之土木也其曰清河者當年通市之所而非其產地紫團產口上黨久經羊角則高麗之大有土人稱

名多俚俗不典如曰絲子其地者曰盤向時採獲者多以水浸不能經久關內市者故選之以抑

其值乃加煮焙於是市儉無所施其術而浸值倍增今內府醫者但是原煮浸水並根葉製成故功倍倫

等若購之市中者僅取葉及根草爲之宜其不效也涼藥奉天亦有售者其值極微冬間爲以代若味

微苦而清香

凡藏者不得暴之日中蓋至陽之精伏於至陰之地一見太陽真氣立盡矣

陶宏景謂上黨形長而黃多實而甘堅白者氣味薄遠東形大而實軟今上黨久無復真自遼陽以東

山林中皆有之蓋地氣所鍾豈偶然哉春秋遼斗極瑞光星散而爲人參本艸人參生柞樹下三枝五葉

背陽向陰人參春生苗多在背陰濕潤處初生小者三四寸許一經五葉四五年後兩枝五葉未有花莖

十年後生三枝年深者生四枝各五葉中心一莖俗名曰尺杆四月有花細小如粟蕊如絲紫白色秋後

結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紅日落採法四月及七月或編入山其草一莖直上獨出衆枝尤與曉日

相映則取其根一葉或四五枝或二三枝者種有紫團白條羊角等名惟黃潤實俗名金井玉蘭者

體實味甘斯爲最勝然秋冬堅實春夏虛軟故令採獲多在七八月云人參須用流水煮若用止水則

不驗見孫思邈千金方王阮亭見人參故事詩文卽抄併一虛惜未成書明太醫史目季子郁著人參

傳世無傳本李實君日華贊其辨證詳盡梁書阮孝緒傳孝緒母病須得生人粉舊傳鍾山所產才結

躬歷幽險見一鹿逐之忽滅遂獲此草一大腹皮本艸言其性最猛烈破氣虛損者忌之其子卽檳榔性

益加厲今人多好食之亦無恙檳榔樹高五七尺皮似青銅節如竹其葉聚于杪葉下數房房結數百子

名曰子檳榔中有實如雞心與海南子無異專人瀉人熱而後食瀉人則生時卽取食之云可治瘴氣

消飽食以蠟房灰用柑子密染紅合浮留藤食之每會席賓客前各置一枚京師小人和蘇子豆蔻貯佩囊中竟日口中咀嚼唇齒搖轉面目可憎歲靡數千刻刻悶致近則士大夫亦有食者阮亭云橋中端坐食檳榔貴人亦不免矣范石湖云巴蜀人好食生蒜臭不可近頃在嶠南其人好食檳榔合蠟灰扶留藤食之輒昏已而醒快三物合和唾如膿血可厭今來嶺道又爲食蒜者熏作詩云南嶺灰荳蔻巴蜀菜先輩幸脫囊藤醉遺遺胡蒜熏邱溶贈五羊太守詩云墜下腥臊堆蜉蝣口中膿血吐檳榔又峒谿雜志載製藤藥可以作醬卽餉醬也

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見本艸唐則天以後洛花始盛沈宋元白亦不及也謝靈運所謂牡丹乃今之芍藥見博物志

蜜者密也精也秘也固也草木得天澤土膏抽其精英以爲花萼而花中浮豔如粉如珠又其精之精蜂採取之入窟穴醞釀成蜜其所處不容人窺其王出入滾成隊團何秘如之醫家製膏丸用蜜調劑奇香者以蜜釐之以其能固氣不泄也鼎俎家蒸玉面狸與烹黃雀必先以蜜塗之雖沸燥而其香不走固之道也酥者蘇也枯燥乾結之物以酥透之則釋然融解故蜜以衛內酥以攻堅二者皆神物也

後漢書顯宗紀注以餠作餠餠號爲餠餠東坡過金山寺作詩送送雷僧圓贊云落江與中泠共作一味水水盤荐琥珀何似餠霜美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餠法詔揚州取蔗作瀋如其劑色味逾西域遠甚此中國用餠之始其法始於佛氏然莫志孫休已有甘蔗餠矣 餠一名蔗胎餠經呼蜜爲卉醴見曹植亭所刊餠霜譜學齋佔畢宋王夫招已有蔗漿字是取蔗汁已始於先秦也前漢郊祀歌栢漿析朝醒註謂以蔗以爲飴也又孫亮取交州所獻甘蔗餠而三禮註餠字但云煎米藥也一名飴則是煎蔗爲餠已見於漢時亦明甚

楊誠齋云東園新開九徑江梅海棠桃李橘杏紅梅碧桃芙蓉九種花木各植一徑命名曰三三徑
荷包牡丹即當歸花舊約古今注古人相贈以芍藥相招以文無文無即當歸也芍藥將離也

折梅插鹽中更肥以醃猪肉汁熱貯餅肉便不放葉而結子 雞冠花江人謂之洗眼花中元節兒童唱
賣以供祖先見楓聽小讀

齊東野語馬騷花之技名天下即今之唐花也

娑羅花佛日盛開每朵十二瓣遇開數多一瓣故云月木見雲南志娑羅樹一名如意樹京師臥佛寺數
珠最盛

太學中舊有許魯齋手植榆一似枝幹久瘁僅形質存耳辛未 慈寧萬壽寺忽爾發榮一時稱上瑞蔭
南沙相國繪圖 御製詩紀之館閣中和者甚衆今已勒石監中誠盛事也

三月十一日爲麥生日四月初四日爲稻生日八月二十四日爲稻熟生日皆宜時十月十六日爲寒露
生日時主冬暖

唐人詩云內園分得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京城冬月簞花甚盛春月獻瓜者絕少甲戌春三月二日
董東山先生有食王瓜詩近來椿芽椒頭豈二月入市王瓜茄子三月入市不爲稀有之事矣

人食斷腸草則死虎食之百日不饑人食砒霜則死黿食之而肥見客退紀談

鷺鷥艸金銀花也鷺鷥藤忍冬花也胡蝶花紫端葉也 香櫞見于唐人咏歌者絕少惟樂天有之
巴日杏本出哈烈國今直隸皆有之京城產者實大味甘捷手可玩色香俱佳都人呼爲巴打杏山東則

實小味薄

孔林楷木縱橫有文可爲手板及杖宋潘溪杖銘曰生孔林承聖澤文庚庚光繹繹扶顛持危資爾德

聖祖瞻謁孔墓問墓上何草衍聖公孔毓圻奏云孔林草木皆當年諸弟子各自其國徙植種類繁多其最楷木青柳二種楷木可爲杖爲棋其面爲蔬爲茶柳爲瓢子樟油可爲蠟燭一名文木惟孔林及南海有之

前明廣西思明府歲進解毒藥五方二十四味內錦地羅二觔又清食藥十味清毒藥十九味大衝藥一味寒藥四味

夏枯草洗面粉見宋人小說

楊誠齋詩蜜點梅花帶露餐又詩脫蕊收將寒粥食落英仍好當香燭

冬日瓶花宜先以爐灰置瓶中則不凍或置硫黃于底亦可

眩暈者飲篙頭水則否甚驗

彝聞齊化門外白晝突來一虎步軍統領齊帶領兵丁擒捕虎鼠伏河畔葦艸之中至夜半躍出自東便門跳城上行至前門由馬道下城並不創艾一人直入年羹堯家踰屋上兵丁縱火鎗擊之始下避入年羹堯之園衆以鎗斃之時年羹堯已敗露故先有此兆丙午丁未間事也見 硃批諭旨蔡琨卷中

俄羅斯烏爾海皆產貂夏能而冬似及其斂取之舊傳人裸體臥雪中貂就溫因撲而殺之與狂較輒鄭人事相類爲此說者蓋痛人之無良有慨而言之耳實不然也掃雪大於貂也白毫長光遜之價亦減貲爾蘇大曰馬鈴薯小曰羊鈴薯發而靛白黃藍而外耗比貂暖過之輕不及比老羊裘輕過之暖不及狐之族七蒙古產者二毛黃而長曰草狐短而細曰沙狐俄羅斯產者五毛黑而毫白曰元狐其次身細而賺黑曰獬刀又其次身軟而賺青曰火狐外此又有白狐灰狐二種又有妖狐一曰靈狐似猫而黑年老

能幻人形又別一種云貂鼠喜食松子在深山松林內一名松狗有黃黑二種紫黑色者蔚而不耀尤爲難得其窟或土穴或樹孔捕者先設網穴口後以烟薰之貂鼠烟出奔卽入網中又有捕貂之犬喚其踪跡所在守而不去伺其出窟之亦有用弓弩者

盛京志貂鼠一名栗狗好食松栗皮故名烏喇諸山多有之其皮輕暖爲裘爲帽按廣志貂鼠出扶餘舊說十二宵中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腎雞無腎犬無腸猪無筋語殊未確虎無頸馬無胃猴無脾犬亦無胃

貓產天竺不受中國之氣故鼻常冷惟夏至一日暖釋氏因鼠咬壞佛經故畜之唐元奘始帶入中土索倫人捕貂以犬嘗自減其食以飼犬犬先驅停草草間卽知有貂穴伏伺擒之或懸鼠樹杪人犬皆息樹下以待之犬惜其毛不傷以齒貂亦不自戕動納囊中俟其斃人噉於官私設毛色繫佐領處五月將軍至城場選以入貢凡三等官給價有差不入三等者聽覽

駝驢負重致遠知泉脉不饑渴軍中人呼之曰旱船象死馴象所報倒斃先行文太醫院驗有無象黃以牙交齧齧衛皮掌尾交兵仗局

相馬經馬生齒地無毛者千里尿舉一脚者五百里關筋堅者千里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蹄圓如柱目成人者千里

相馬十三法頭爲王欲得方目爲丞相欲得光脊爲將軍欲得勁腹脇城郭欲得張四足爲令欲得長眼欲得高有紫豔光鼻孔欲大鼻頭有王字大宇廣門欲開汗溝欲深口中欲赤額頰欲滿如月膝背欲圓而長耳欲相近而堅小而厚

馬四年兩齒五年四齒六年六齒成七年右一齒缺八年上下兩齒各一齒缺九年上下齒缺十年下兩

齒_加十一年下四齒_也十二年下盡齒十七年上四齒_也十八年上盡齒十九年上兩齒平二十年上四齒平

凡相馬者先去三焦五髻大頭小頭一鼻也弱脊大腹二鼻也小頭大路三鼻也大頭緩耳一髻也長頸不折二髻也短上長下三髻也大脰短脇四髻也淺鬣薄髀五髻也

凡驢馬月初生者先母行月中生者並母行月終生者後母行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或又以爲小駟駕車昭二十九年左師展欲以公乘馬而歸乃是用騎至廢非田去車戰始有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耶趙武靈王習騎射彼時亦未定爲兵制

近人乘馬鞦後繫布一幅以遮溲溺此亦有所本劉貢父初入館乘蹕馬或以爲言恐致奔蹏之患公曰諸君令市青布作褙繫之馬後則牡馬當不知也

索倫人有失馬者遍蹤尋之卽得越數百里而知蹤跡之離合疾徐且能辨其日時之久近技亦奇矣天鵝本草作鵞其羽極高產遼東者尤佳時以海青擊天鵝首得者薦宗廟

西京雜記載陸賈云目眇得酒金髮花見錢財乾嘔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

火之廢氣爲蠅水之廢氣爲蚊土之廢氣爲蠹木之廢氣爲蟻金之廢氣爲人_身之蠅虱蓋金主刑人將有疾病或禍患之將至則身必生而餘四者易知也語見王介山雜錄云出於釋藏

物類之相感也多不可解淮南畢萬之所述往往爲小人竊試以行詐要不過五行相勝一定之理非有異也童子云人之言醒去烟_羽去昧慈石取鐵頭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弦_羽於堂不實於野而粟缺於倉_羽災生於燕_羽枳死於荆又羅泌云陽燧來火方諸致水箕動而風畢麗而雨土龍致澤桐魚鳴鼓

銀膽分孟十膽鳴釜蒙灰傳漏啄木愈戲以湯引奶膽枝速語堂娘之氣含之出火丘蚓之塵背之起縹
結巾投地而鬼走縹緗丹帶而蛇去狗舐醬而□蠶生蓬生地而沙不聚蟾切玉極明珠油鑽針蕞解茶
煮化牛膽消瓜甘草硬角木賊軟牙破錫以茹畫畫以盧酒油以蜜濯錦以魚新灰拘駒然柳枝雞飲
裂毒破孟吸熱毒免燥藥線不執翡翠屑金神沙碎鐵雨將至七弦緩大風至痼疾發顛疾作而飽血
動瑟珥絲而商弦絕投膠醉士望梅止渴罷烟殺蚊犀火照怪慈石引針琥珀拾芥勃荷醉貓是英宜蟹
黍以蟹散粟因酒敗麻得麥而酒酒得麻而敗荷荷憎油草木忌桂阿膠止渴犀株離水弊草國鹹石灰
正膠戎鹽藥卵青烟還錢角續劍標膠續弦屠狗者狗逐之屠牛者牛獨之殆未可以悉數也至物類
之不齊更不可以常理測訓狐夜祭蚊蠅不辨山岳跋難陀龍無耳而聞虬聽以掌牛聽以角蟻倒行
蝸仰棲狗犬吹雪江魚入海則惑外夷生首子則烹食以爲宜男見中國彌月相慶謂爲不慈死者屍
野外施爲鳥七日不盡則哭見中國素車黃腸歎爲不仁又安能一一求其故哉

騰鷄膏塗刀不鏽杉木炭畫路蟻不敢過漆污衣以麻油漬洗令漆去盡却以少水溶水膠再洗去麻油
頃刻可淨油污衣用滑石末擦于上隔紙熨之血則難舊嚼細旋擦即去絹紙盡上墨跡用燈下滾水洗
可去犀角羚羊角先鏽爲片復以紙裹置人懷中久之出碾即爲末不可火炒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又
取指甲三二片置鉢中搗之不粘易成末碾鬼絲子熟紙條數枚置內則馴帖成粉艾葉入白茯苓數片
同碾即成末衣上梅黴烏點用梅樹老葉同擦洗即落銅器舊黑用香餅末和醋塗過夜明日水草一洗
即新不出氣煮酒脚塗靈壁石黑如漆洗之不脫墨污衣用杏仁半夏生白果搗爛揉擦水洗即去綾上
錯字用豆腐洗墨跡即從背後去清水揉梅葉洗衣則不脆以艾葉投燕巢不復來結帶過揚子金山
即不捕鼠蛙多處以芝蔴屑碎順風揚去則不鳴

能實烟可殺蚊蟲壁風槐樹生蟲掃鼓于下則雜落以簾束置青石上築之易碎蓋簾蓋碑經路必有痕
珍珠不宜近鐵器與柏木尸氣故婦人帶入喪室珠多破碎牛骨置池水不涸爐插線香灰實不入器易
倒惟二頭俱燃滅一頭插之易入不倒圍爐炭烈分開易滅不分又熾用毛紙一幅置于火頂燒過灰存
則火不熾而四布

栗子以毛臍于眉上一抹過下火熾則不爆楊柳枝敲碎必是八塊中偶一二不同雞頭生者一斗以防
風四兩換水浸之可以度冬酒蟹置皂莢半甌則不沙藏鹽川皂莢置內則不滴好香油浸鱖魚盛暑不
壞橙橘藏綠豆中不壞酸酒每甌用鉛一二斤燒極熱入則酸氣去喂雞鴨以土硫黃研細拌食即肥雞
下卵時食肉交麻子喂之則常卵不抱染坊淋退灰曬乾藏黃瓜茄子冬月可用

容安齋蘇談載物有相制之法油污衣滑石末隔紙熨之血污衣嚼蘿蔔擦之墨污紙絹字畫燈草漬水
洗犀角羚羊角先鋸為片置人懷中出帳易辟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指甲一二枚同搗不粘易碎兔
絲子然紙條數枚同碾易粉香附先去皮毛炒過投水浸透曝乾再炒艾葉入茯苓三五片同碾缸裂先
鑊置烈日中以瀝青末參縫內不漏墨污衣又方半豆鮮白果杏仁搗爛揉少時即去肥皂淹鐵索胡桃
塗鐵索皆易斷銅以荸薺水煮可刻字染房淋過灰晒乾可收藏黃瓜茄子蛙鳴處以芝蔴楷磨碎順風
撒去之此真烟可殺蚊蟲壁風珍珠不宜近鐵器柏木尸氣糞氣多減色易碎木槿葉浸絲絡則不亂土
疏黃銅雞鴨易肥牛骨置池中水不涸研分子入豆醬不生蟲赤豆湯洗色衣垢生薑擦燈碗不生蟲鹽
入燈碗可省油香油入少許桐油耐點燈置油燭亦耐點搗桃杏仁或豆麪攪入渾水中即澄清冬笋福
桶冰凍堅者以冷水浸化味不惡若加溫水則味大減水魚亦忌用溫水

宋子京寒食假中作云驚暑侍臣貪出沐珉應珠極槐頻頻

龍生九子一曰螭形似龍喜負重今碑下鉤趺是也二曰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吼今鐘上紐是也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立於鼎六曰魃魃性好水立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立刀環八曰金狔形似獅好州火立於鐘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立於門鋪又有金吾音牙形似美人首尾皆魚性通靈不昧故用警巡漢書禮樂志殷以水德王故以螺著門戶又陸文量叔園襍記引博物志有螭螭似龍而小好立險立於護朽之上護朽之名亦舊矣

濱海州郡有龍探木事每越數歲則風雨掀天水中舊木浮出大皆數十圍長數十丈非人世所見非人力所能伐而致也其上泥滑以尺計或草木生焉俗士遂謂龍入深山採新木棄舊木附會龍宮水府之說陳幾亭云海底土中有百蟲龍畏其入鱗甲侵蝕不敢貼泥偃臥必植大木而加衡其上如人間梁棟龍懸掛其身以爲快及歲久木壞別覓新者易之故舊木多浮海而出今海濱往往多大木者皆此物也御製聞雁詩早來應掣子可羨未詳群注云春時雁北去至極涼處換羽育雛至秋攔之以南

明宏治己未六月西番貢獅一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小長尺餘獅作威時牽吼視之獅畏伏蓋吼溺著體卽腐也吼猖獗又畏雄鴻引吭高鳴吼亦畏伏

駘也音也衛也其名有三夫高英秀與傅贊音贊古入詩病摘杜荀鶴今日偶題題似音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路注辨衛地多驢故呼驢曰衛子驢皆帶子呼馬則不然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兔蜀無鶴此顯著者他若北無蜈蚣南無蝸不可枚舉見七修類稿

絡緯鳴秋聲特清脆南人蓄之籠中北人貯以匏冬日懷之往聞宮中有養至暮春者勸南湖司寇詩云秋蟲遊化日長養遂天和育物齊堯德含生入舜歌春庭鳴瑞露錦樹宿瓊柯粉本拈新樣珍傳奕世多

時蔣文廟方舉 敕繪春林綠柳近羅徽五侍御典注詩經以此爲悉斯羽之解語甚怪
今人呼蛙曰水雞殊不可解按宋已有之見趙德麟侯鯖錄

周美成詞蝶粉蜂黃渾退了道藏經云蝶交白粉退蜂交白黃退

世言見兩頭蛇必死癸亥秋予在湖南澧州見小蛇色微赤長七寸許尾端有首兩首並行時予方登廁
遍呼同人聚觀杭州陸敬存以四筒裝殺之觀者數十人皆無恙

易之舊傳天后時張昌宗得幸薦其兄易之傳朱施粉俱承辟陽之寵置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令選美少
年爲左右供奉時有補闕朱敬則上疏云陛下內寵已有懷義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尙舍奉御柳模
自言子良寶潔白美鬚眉左監門長史侯祥云陽道壯盛過於懷義堪奉宸府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
天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疋高力士李輔國以宦官而娶妻室相裴光庭娶武三思女爲
妻力士與之通一時風氣不堪問矣

北齊許敬愁自少不登嬰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

列仙傳彭祖八百歲襄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南史顧思遠鍾離人在部伍中年一百十二歲凡七娶有子
十二死亡畧盡惟存一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貧乏養是以行役又清波雜志宋張者少給事章聖
藩邸歷官侍中太子太師致仕年七十五富貴壽考子二十四人女三十一人第八子知貝州王則反不
能死節又爲之制定儀注伏誅者抑鬱而終年長多男入所誇羨顧何如耶 永嘉王氏生世統統生七
子七子生二十八子二十八子生九十四子九十四子生二百六子二百六子生三百五十五子三百五
十五子生四百九十子凡七代 不疑不雙不可爲公出憫子不疑不雙不堪作家翁見隋書長孫平語

家翁卽家主也

宇文士及妝諸記一則云夏姬因挾伎術老而復壯三爲皇后七爲夫人九爲寡婦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唐公主下嫁再降者二十七三降者三宣城公主降武崇訓後降武延秀三降裴異與信公主降裴均後降裴道三降楊敷常國公主降鄭巽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杜荷珠城陽公主改配薛瑾太宗卜之曰南大俱食始同榮末亦雙瘁書曰合昏禮則終吉馬周曰臣聞朝謁以朝思和戒也講習以豐思相成也宴飲以足思相懷也合婚以夜思和親也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太宗從之璵後死於房州與公主雙瘁而還周不爭公主之更嫁而區區爭晝夜之間未矣太平公主武氏所生吐蕃請主下降主乃禁眞宮如方士獻戒以拒相親久之擇薛紹尚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承嗣小疾罷婚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

唐公主入道者如華陽如昇陽如平恩如邵陽如永嘉如永安如義興如義昌如金仙如玉眞如壽春如萬安皆出爲女道士公主下嫁姑舅反拜而婦不答拜縣主婿出授外官縣主不得偕行公主薨尉馬執三年喪京兆尹請造公主祠堂公主上表辭去李皆唐之敝政也

元魏北海王詳哉從父安定王妃顯爲庶人其母高太后曰汝妻妾多安用彼高麗婢杖之百餘又杖其妃曰婦人皆始汝何獨不妬此亦可作一笑然則世之經欲犯分以致亡身敗俗者使其婦如河東當不至肆行殘倫耳

崔暹既通昭容復通公主而其妻與二女皆得幸於太子時人榜之曰託庸才子主第進賢於春宮可耻哉甚焉而張燕公乃養其年不可及荊州賜死其年安在哉武后母楊氏封榮國夫人老矣乃私其外孫賀敏之非是母不生是女也武后姊韓國夫人姪女魏國夫人皆得幸於上明皇之私秦虢亦家學矣

樂天詩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盡興體也今楊州賣小女子者爲養瘦馬

顏之推賦云魏姬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按漢中山王勝有子一百二十人梁鄱陽王恢男
女百人明廢成王子百人晉姚弋仲子四十二人吐谷渾子六十人宋張審子四十二人又李遷哲安康
人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刺史妾媵百餘人男女六十九人十餘里中第宅相望往來懷宴
子孫多不相識每披薄而審之明景泰甲申甯國府民楊杞者妻俞氏年十六成婚後卽有娠既生乃
胎也自後連連得孕自十六至五十二歲通十八胎每胎悉是雙生皆男有兒三十六人具長大無一天
者此婦亦無病年中壽以上見二申野錄

今諺謂臨產曰坐草起自晉也陳仲弓爲太邱長出捕盜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治之又罵人王八
賊蓋五代王建行八素盜賊販私鹽人罵王八賊也今鄙人微薄者曰小家子出漢書霍光傳霍禹長史
任史宣謂禹曰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至矣火伴出古樂府出門見火伴火伴始驚忙打草驚
蛇乃南唐王魯爲當塗令日營資產部人訴主簿貪污魯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不快活桑維翰曰居宰
相如著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也又有疾曰不快見三國華佗傳阿誰見龍統得還水不救近火
乃梁杜朔周之言走是上計見南史王敬則傳有告敬則曰三十六策走是上計媛房見王建宮詞云太
儀前日媛房來經紀因唐滕王蔣王好聚飲太宗賜帛諸王敕曰滕叔詩兄白能經紀好物不在多晉元
帝曲宴賦詩學士朱紱止成一聯曰言好物不在多宋張循王以銀鑄成一毬名曰沒奈何五代唐明宗
將立后夫人曹氏謂王淑妃曰我素多病性不耐煩妹當代我金主亮制尖靴極長取於便鞋是底處不
及指時謂之不到頭又制短鞭謂之沒下梢元新官出京有應盤纏者同去就與管事謂之貓兒頭宣和
間婦人鞋底以二色帛合而成之名錯到底林商爲尉性廉令丞皆貪一日宴會令丞皆舞而動手尉止

回身而已令問之林曰長官贊府皆動手尉再動手百姓可活耶此取銀動手之起也五代唐明宗責王建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不長進亦出世說新語今罵人曰雞種出曾前燕載記贊曰蠢茲雞種有身出漢元帝與王政君一幸有身

今世所道俗語多詩也如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曾植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林下何曾見一人張徹詩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羅隱詩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李白詩世亂以欺主牛羝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舉世盡從愁裏過誰人肯向死前休仔細思羣底模樣皆杜荀鶴詩事向無心得章碣詩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龔霖詩忍事敵災星司空圖詩一朝權在手看取令來時李商隱詩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說詩但知行好事不要問前程馮道詩團團似圓驢東坡詩眞箇有大沒日頭宋神童詩在家貧亦好戎昱詩睡到人家飯熟時本朝錢宰詩月終滿滿誰開素日暮一爐扶炭火樂天詩田婦有瘡歎潑散新歲餘韋蘇州詩皆見七修類稿

李肇國史補序稱言報應叙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懸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則書之此可爲叢說雜著之式

山陽阮葵生著

宋楊道孚 其一爲歷陽法曹遺呂榮陽公詩云雨綠霜紅郭外田山澗水澹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一
檄呼歸亦可憐道孚爲張宛邱之甥山谷有題道孚畫竹詩所謂人物英俊有外家風氣卽此詩可想見
其標致惜所著不傳耳吳无咎亦有贈文潛甥楊克一學文與可畫竹詩

龔聖予畫馬世已無有傳者聞大內舊藏一幅名駿骨圖云係高江村所獻孫退谷得其山水一卷筆意
似大小米極其瀟灑上題詩云谷口長松澗底藤石橋山路晚登登幾琴斗酒來何暮空負寒齋昨夜燈
小錄極高古後有劉青田跋此卷未出百年或猶在人間

宋東楚湯屋字君載輯畫鑑云近世龔聖予先生身長八尺碩大美容讀書爲文能成一家法畫馬專師
曹霸得神駿之意但用筆頗粗人物亦師曹韓山水師米元暉梅菊花卉師古法卷後必題詩或贊跋
皆新奇嘗自畫瘦馬題詩曰一從雲霧降天關空進天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駿骨夕陽沙岸影如山此
詩殆炙人口嘗作雲山圖鑑五冊傳千家僕曾見之乃生平所臨畫稿亦奇物云云先生在日當世已稱
得片紙如獲連城璧今日豈易多得先生止一子名浚卽凭其背畫馬者

吳立夫稱翠巖作文宋瑞陸秀夫兩傳類遷固陳壽以下不及又有題翠巖古棋經詩邱季真洗馬梓陸
傳合徐仲車傳以行古棋經未見傳本

朱竹垞謂畫終南進士者南唐周文矩刻石恪汴京楊柴皆設色爲之至龔高士易以深墨其法做趙千
里丁香鬼也離奇變化自比畫家草聖世傳水澣三十六像亦高士作而明吳承恩爲之贊近演義卷端
所梓乃陳洪綬作亦當時之名筆也

萬歷四十七年漕撫王紀疏稱景泰間允江西巡撫韓雍請補諡文謝二臣懇援例補陸秀夫諡部議未允王疏載淮安府三朝實錄備草按鄧光薦諸書皆出宋史告成後海上車未詳故史缺公傳

宋末一僧權道衡入市鬻漢印一方酬價已定歸而取值適龔高士至以十五緡買之肆主人復告以故高士歸以語女女曰大人亦奪人所好耶高士卽持送權權曰先生愛詩藏諸高士謂在彼猶在此也權亦曰在彼猶在此也謂久遂沉諸淵而別高士之女誠不凡孰謂異教有此哉繁坪謂曷不還之肆主人予謂主人亦不受終當沉淵耳此高士居吳中時事同時有龔璠高郵人稱忘年交時人謂之楚兩龔以比漢之二龔

元楊元城著山居新話載陸樞密君實挽張鄂州世傑詩云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張擁兵海上一夕大風雨張舟覆翌早復屍棺殮焚化膽大如斗不能焚諸軍感動忽雲中見金甲神云今天亡我國係匪輕後身出當恢復矣公此詩全篇不傳二語傳忠烈尤耿耿也又載莫兩山傷丁氏故基題一絕于太虛堂疎雨斑斑灑葉舟前山喚客作清游芳華消歇春歸後野草荒田一片愁文本心典淮郡蕭條之甚謝賈相啟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幣一鉢今淮人尚有兩粥一鉢語

葉公政字克明元至正甲午以浙西幕使轉餉鄂閩與丹陽東子章會飲于蕪訂交未幾子章赴河以貨囊付克明克明令子章手緘而藏之越兩月子章友朱君讓來語克明曰子章入蓮幕湖遇盜死昔寄囊中有某物在克明曰子章死家無恙也當質之其家明以付汝君讓竟去明年克明歸坐丹陽驛要東氏子及君讓至啟子章手緘得鈔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銀三百兩珠八千顆衣帛有差歸之東氏另緘鈔五十緡黃金五兩珠一千顆有失題封歸之朱氏兩家具謝克明俱辭克明誠有守之士而子章識之于尊酒之間君讓待之于東歸之日皆可爲難矣此事初于會稽倪仲霖會心錄見之後讀元王逢梧

溪集有葉公政還金辭序稱葉淮陰人國初宣政院都事季實之子翰林直學士蟠心乏徒子也又云前國史院編修官膠西張復初燕葉高義爲著還金記稱葉讀書淡榮利嘗從平章克復池之諸縣破蘭溪渠魁徐貞一平蕪水寨司輜糧四年無纖介誅平章七薦中書不報

高志康安宣德中由選貢擢南宮令山杭州守仕至浙江參將忤上官鬱鬱不得志嘗有詩云眼中絳灌非吾侶昔日變龍懷其初初在南宮有惠政鄰邑飛蝗獨不入境民歌之曰侯宰南宮民和政通蝗不入境今之魯恭朱竹垞撰明詩綜宋是歌焉邑南有李陽冰廟碑高丈餘歲久祠碑已仆志康一日祈雨至見碑石巨非千人不能起立禱曰神有靈碑自立安當新其祠次日雷雨大作四野霑足竟夜至天明則碑已卓立庭際遂具其事上聞立請新其祠詔許之召工雜料獲錢六十萬繕遂爲修葺之需期月而廟工成

宋潛溪作王先生毅小傳云昔者山陽殷子通以儒術教授里中人藹爲良善者衆及隣境寇作子通率弟子起殲之長吏惡其功使人殺子通其門生毛術手刃殺者梟首以甘心焉君子多其義其事與王先生絕類

洪武二十五年刑部尙書楊靖建一武官鞠之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僚屬愕然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僞物欺人令椎碎之太祖聞之曰靖此輩有四善他人見奇寶必獻朕求容悅靖不然可謂以道事君一善也其人藏珠必有所獻以圖他人是一珠起大獄靖有陰德于人二善也若一卒得珠因而嘉獎由是趨風求獲人將受法外之善薛杜小人饒倖三善也且人處常易處變難今千金之珠粹然至前界不爲動竟椎碎之有過人之識應變之才四善也尙書才臣也未竟其用以冤死惜哉張江陵極傾服筆之于書明史亦采之尙書字仲常臨難之日作絕命詞云可惜跌破了照世界的軒轅鏡可惜顛折了無私

曲的夏天秤可惜吹熄了一盞須彌有道燈可惜風碎了龍鳳冠中白玉簪三時三刻休前世前緣定身後建祠于新城東門之下關曰昭恤院院後即其墓久之墓不治正德中潘伯和中丞重爲修整對其嗣奉祀後代已絕潘氏子孫每清明上塚必至尙書墓前奠盃酒盃飯遵中丞之教蓋三百餘年

邑志載明武宗過淮事較他書所紀有未備按正德十四年己卯十一月乙巳至清江浦幸太監張楊第甲過山陽會所侍從從少入舊城幸總兵官顧仕隆第次年庚辰閏八月北旋再過淮都御史嚴蘭總兵官顧仕隆迎獻金牌花紅綵帳帝戎服簪花鼓吹入城駐尙書金濂第時金已故以後樓居劉美人復至山陽縣儒學入視先賢塋像至教諭書舍取通鑑一部去次日至清江浦仍駐張楊第以風阻未即渡黃仕三日還游各寺廟又偕內監等駕小艇網魚積水池舟小人衆覆溺池中隨從官及地方大吏郡縣等齊入池爭救得出急治之驚悸成疾次日登舟渡黃過行金尙書故第在舊城後人呼其後樓口劉美人簪花樓間當時供頓必進鮮花菜各稱悉具日凡數進

張詰士宏俊舉癸巳鄉試第二人傳其納卷時日方過午耳乙未成進士執業于李文貞公官江甯教授時浙江聘入鄉試同考本房得陳文簡公元履爲世名臣臨終不亂口吟一詩而逝

青陽吳宗伯七雲翼少時久客于淮與先祖虞再公及劉公再祈三人爲莫逆交時吾家新城舊宅有冬青樓宗伯來輒住其中如一家人入都同讀書太學後復同寓先祖祠櫺軒公櫻桃斜街寓邸至雍正癸丑先大夫嘗家叔相繼入翰林宗伯贈詩云斜街舊雨憶黃門六十年來老弟昆蓋實錄也予從劉氏子姪上見宗伯手書過淮訪再祈一律錄之破帆乘月過淮陰小泊城西訪素心入都人都知舊弟到門僮尙解鄉音而因別久真難認語爲愁多不敢深我昔天南頻北望何堪向北又分襟天涯攜手立須臾如許離情手語無十六年來雙鬢短三千里去一帆孤家還有母非遊子貧卽依人不丈夫笑謝韓盧垂

釣客無勞分箸飯窮途甲寅冬公下直端坐而逝相傳公前身爲九華山僧云

吳亦諱愈清深經術以明經老常爲扶轡之戲子慎公亦侍側年方十三時降乩者爲宋人孫公虛至則指慎公曰吾故人也述其前身交遊甚詳同學于常陽山中十載復轉慎公前身爲錢姓字則齋事在宋南渡時叩以後來事不言但公且住壘凡四十年慎公果以五十三歲卒慎公子和鳴大治與予中表故言之甚詳邱庸謹賦常陽山人詩贈之

劉永祜字紫函篤行躬經不爲俗學從學于萬季野手抄季野明史稿三百卷惟諸志未全藏于家方望溪云以余見居兄弟之喪顏色稱其情者惟王崑繩與劉紫函兩人而已

許謹齋給諫 志進 遇事敢言有謫直名江督噶禮貪黷不謹其謀方張無敢論者謹齋疏劾之聲震一時

罷歸後以文酒自娛篇咏甚夥章豈續序云看此時之鴻鶴逝將去以空冥問當日之豺狼畢竟歸于何黨人云奏議大有都俞我讀篇章絕無怨誹辟園亭手栽花木具有邱壑築來鳳樓居其妾珠簾繡棋甲于郡城及卒無子四十年間鞠爲茂草妾王岑夫人爲白門舊家女工詩翰生長長安隨黃門宦遊中外暮年委頓無依余以葭葦之末往見白髮青裙居然王謝每見輒談六十年前日下故事靡靡可聽令人忘倦黃門爲新城澤州高足言兩家事尤詳盡迄今過來厠樓故址輒誦王季木白雲高埋一代才及蔡姬典盡舊羅裙之句以寄慨沈歸愚宗伯作制府來樂府云太陽照冰山傾黃紙收制府片刻不暫停陳滄洲詩三春華髮接江表五夜丹心懸聖朝禁錮似聞薛諒直洲山白合老漁樵皆指黃門劾鳴制府事歸愚別裁集選陳詩加箋語似未解作者意也黃門善射精繕譯于清文蒙古言語皆通曉不中高孝本嘗贈詩云十行一覽傲同儕餘孽爭看事事佳子建迎賓多計巧東方案米善歌謠六鈞弓挽禽連中重譯書工字左排脫却朝衫騎劣馬生來不信是江淮

侯官黃莘田任詩才淹雅爲八閩巨手仕廣東令以耽硯劾歸許謹齋黃門壬午典試所得士師弟之誼至爲往來涉南數十年與鄭先生多相契乾隆丙戌紫坪遊園中華田年已逾八十矣談及師門後嗣凋零園林荒落莘田太息失聲老淚盈把因述生平受黃門知遇及當日門庭賓客之盛紫坪卽席贈以詩云給諫聲華一代才珊瑚網向八閩開千秋盛業傳衣在不負當年王尺來黃門關中時有他年遠樹千珠湖一曲水雲隔四十年前載寶船在珠湖燕子歸飛門巷改傷心莫問舊平泉秋灑寒原宿草繁故家文獻幾人存誰知瘴嶺千重外白髮門生話舊恩莘田讀之淒咽累歎舉座爲之罷酒莘田禮闈下第垂翅南歸齊脯告匱附舟至淮爲同舟子所窘時黃門方遠宦不得已走謁吳中允西季先生時吳與黃未識面也中允一見云君卽賦某詩黃莘田耶念中黃門言子久矣退而搜索無所得商之夫人舉釵環盡付寶庫得百金爲莘田償舟中適居久之資送歸園亦莘田爲紫坪言者

張懿簡鵬爲理漕御史作自警銘詞書于淮陰行臺曰嗚呼小子淑慎爾止爾公爾廉天必福爾爾貪爾暴天必禍爾爾背畏天天肯培爾爾忍欺天天忍覆爾福善禍淫天實由爾栽培爾覆天不爽爾天維顯思敢不敬爾庶幾夙夜于時保爾壽考揭座在朝夕警爾嗚呼小子淑慎爾止

沈景倩野獲編紀熟靖三科狀元之異二十年辛丑狀元沈坤歷山祭酒遷居以倭事起將更奔諸地幸勇壯保其鄉里遂以軍法榜笞不用命者其里中雖全而人多怨之有儒生輩爲謠言構之南道御史林潤彈劾之時坤已起爲北祭酒上令捕至詔獄拷訊庚死潤所劾果敗卒之首剝住房人兩手皆無其事其後癸未狀元陳謹乙丑狀元范應期俱殞非命且其事俱誣枉俱不得自祭酒及第後不附權貴謹俗孤立沈潛翰林幾二十年居母喪倭至散家貲募鄉兵自教練之賊縱火延燒官兵却祭酒率所部親當矢石射中其魁城上人望之呼曰狀元兵未幾倭復以二十二船從口而下焚殺尤慘祭酒大破之巡撫

李遠薦其才兼經略功收禦侮起爲北祭酒爲同鄉胡給事應嘉所構陷准守范橫迎合成之當時人皆以爲冤

范橫字發吾文正之裔嘉靖庚戌進士山部郎出守淮郡時景王初出藩挾其衆有大盜某密謀劫王布黨十餘人自天津至南昌分徒五百人往來偵遊一日晚范偕鼓初罷門卒報有貴客至已僦居潘氏園以寓擊者問有傳牌曰無有嗣之見從者甚衆而更出入心疑盜陰選健卒數十人易衣如庄門曰若往視其黨入市者伴與飲飲中挑與鬪相執繫以來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既去范命與諸客西門遇持者前訴卽收之比反得十七人伴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吏不暇食暇問汝鬪乎叱令繫之入夜傳令吏飽食以待漏下二十刻出諸囚于庭厲聲叱之吐實知所料率賊遁散所留擊山東妓也于是飛檄各省其餘黨而斃十七人于獄范本才吏公事之暇好讀書延接諸生講學論文淮郡徭役繁重自范蒞任民歸悉上達後緣沈祭酒之獄聲名大損告歸浙東居一小樓終歲不下著書力闢王龍溪講學信卽當日口頭禪不可謂禪口頭儒又安可謂儒蓋范爲陽明先生外戚深疾其門徒壞師說也

嘉靖中浙水人趙祖聰官翰林女嫁陸武惠姻爲繼室倚陸聲勢富貴擅一時其幼女甫笄麗而才值己未春榜後丁文恪公士美舉狀元適襄偶趙欲妻以女文恪鄙其爲人堅拒不許趙大不堪時會元蔡茂春慕趙光猷遂委禽焉一時清議皆重丁而薄蔡旣而陸武惠歿趙被訐下獄論死蔡亦由郎署外謫仕至知府罷歸始終皆坐釐趙一事不振蔡沒後趙尙在盛年以節聞

王堯哉典號龍懷萬歷丙子舉人官臬清令與同里劉晦卿比鄰交好一日詣劉會文謂曰夜來得一子且飲諸君酒告以夜來夢太乙星臨于室而生是子遂名曰一臨堯哉聞之驚詫不怡衆詰之徐乃云予嘗夢與劉一臨同榜今此子纔降地予已向堯能久待乎曰是每過晦卿必抱于膝上呼爲年兄爲禮及

萬歷丙子一臨年十六果與堯載同鄉舉當時以爲異後一臨卒于官喪歸堯載尙優遊林下往撫其棺哭之

夏鑒山曰幼爲名諸生一日夜歸遇縣尹孫隆興于道左右以夜行執之不跪對以會文歸遲遂以草呈孫孫于馬上讀之不數行大驚曰卽發矣卽發矣子以此取科名拾芥耳因明其居不遠同就書几更爲指點且曰如此破法不得元索筆爲易一破而去是科孫爲同考得鑒山卷欲元之主者置第二此天啟丁卯也至辛未遂以進士第三入及第

淮民編置作屋資家皆然亦有精粗之別園林中偶置一區僂入畫圖許太守同安守淮愛之旣歸去仿爲之名曰淮屋客題詩曰淮人作盧屋縛蘆爲桷椽輒壓省塗壓樞櫺無刻鐫結構樸而雅庀治廉且便許君守淮陰但飲淮上泉歸來結淮屋亭午猶醉眠人言爲屋賢恐大誤然建章三月火豈亦使使然又云不耐久風雨易漏穿此屋如傳舍次公豈非賢竹樓安在哉其名至今傳

王雷臣懷晚年頗信佛日持誦金剛經不輟五十生日蒙叟在淮贈以詩云靜夜香燈明寶筏諸天梵樂護銀鈎蓮花世界非嘲汝肯向昆明笑白頭正臣功名之士甲申後授南朝職保護河北諸郡功不細垂老頓唐遜入空門亦無聊之甚

楊維垣戊淮十五年落談制義一日署其門口授小兒秘訣山陽一秀才夜開櫥視其左云習太僕官方楊見之失色急令洗去

劉節之孔和山東長山人明大學士鴻訓子少年褻俠詩文有奇氣丁卯末多故好養酒論兵結納死士甲申三月散財聚衆于長白山殺僞縣令領數千人至淮安時劉澤清開藩淮上建牙新城節之同鄉有舊遂以兵屬後見澤清所爲不道嚴侮之澤清怒令健兒二十人拉死之投屍于河節之在新城與國再

彭紫坡友善時有倡死後再彭紫坡白金數百往尋其屍終不得節之有聽琴詩云高橋修竹
沉沉倚子垂簾拂素琴聽盡明光三十段碧池涼雨一時深想見五陵公子翩翩風致也漁洋詩話載之
劉雪舫文紹新樂侯文炯之弟甲申侯門殉難雪舫年十五逃回海州故里居不安變姓名至淮居珠
湖吳嵩三物色之贈詩云王孫徒寂寞芳草日萋萋故苑遊麋鹿滄江散鼓鼙人情隨世變風氣逐年低
念子凝眸久微陽可共攜明史孝純劉皇后之母即雪舫之姑吳梅村詩亡姑備官按晉父天家婚長
兄進徽侯次兄拜將軍又云我兄聞再拜慟哭高皇靈甯同英國死不作襄城生我幼獨見遺貧賤相依
人是也雪舫避人淮浦與諸文士往還不妄交譽鬱一生有沙日夜泊詩云孤舟離緒又清明一挂蒲帆
千里程去住向誰商出處飄零到我負平生雲連海氣天無色沙鼓河流夜有聲模被春寒眠不穩凄然
雙淚落三更

張虞山七夕琴歌序云楊太常名正經西陽宣慰司人初官總戎崇禎時郊廟樂章失次宗伯林欽揖薦
正經審音律改中書樂成晉太常賜漢琴唐琴各一甲申後流寓淮海自製二操一曰西方思思君也一
曰風木悲思親也壬辰予聞二操而悲之爲作長歌按正經字懷玉家世爲將少有別解通樂律懷宗召
至便殿令彈琴稱善京城破抱琴逃止淮上上陳碧涵先生家時李子變爲淮安推官正經僧服往見爲
李上客李爲買宅又爲其子納婦于淮年七十餘卒葬城東黃土橋與碧涵祖墓隣近陳氏每墓祭必置
酒饌太常墓側淮人集中多聽太常彈琴詩渡河集云雙親萬里淚故土百年心又云江鴻迷故里山鬼
弔前朝太常讀之輒淚下平湖李因仲天植詩云淮海飄零值故知南州高士今何之謂碧涵先生也
王阮亭至淮召台士爲文酒之會見張虞山揖甫罷曰夙蒙足下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之
句平生如此好詩復有幾虞山退語曰李員曰夙昔快意之作不謂阮亭一見便能道出古調堂集不載

此篇從感舊集錄之春日張水部招遊江南留別同社話別空支半室燈故人相約過延陵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去就黃魚分野饒行看紫笋掛山藤他時遙憶羊求侶花滿晴窗向日蒸增酌漁洋詩話誤刊生字此詩爲虞山指名之作南齋選本刪之何耶

吳嵩三瑞明末諸生聊城令裴之孫涇陽先生安邦之季子與兄環璜皆有聲庠序甲申除夕涇陽召諸子曰汝輩知陶靖節乎三子默喻其意會學使者至皆不就試同日落諸生籍嵩三遍遊天下足跡所至遇名山大川傷今弔古一發之詩可備史料其後人祕之不出以示人靜齋檢討爲嵩三從孫每談當年軼事具足動人忠孝之心

張性符致中爲邑中名諸生博學工古文復社初與孫孟樸兩至淮羅致之與白素先受漢方巽若館職同時入社制藝一時傳誦大會于吳中者二家故貧而收藏鼎彝碑版之文極富精小學辨證音韻爲學者所宗死後里人私謚恭壽先生所著有學志草學山草理學屏守錄經濟源流雖遙閣隨抄張氏宗政眉尹文集符山堂詩子三人帶弧轂皆知名士即力臣也其所著今無傳本惜哉

顧亭林嘗言篤信好古專精六書吾不如張力臣又音學五書序云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五易稿而手書者三已登版而刊改者猶至數四又得張君昭爲之考說文采玉篇做字機酌時宜而手書之二子叶增叶箕分書小字鳩工淮上不遠數千里累書往復必歸於是又與潘次耕書曰著述之家最不宜以未定之書傳之于人即如近日力臣札來五書改正又一二百處觀此則音學五書力臣之功鉅矣此板舊存淮上更轉數姓後季安溪以五百金購之攜回閩中力臣符山堂藏書考訂最精版多幹本身後散佚後多歸何妃瞻

力臣博學精書嘗刻岷山石幢刻昭陵六馬圖贊辨痿鶴銘晚年窮困竟至流離攜兩子一孫居京師王

滄洋舉小照云壺嶺絡繹履日羊侯祠下卸帆時吳山楚水探奇遍不覺秋霜點鬢絲金石遺文大放
粉摩挲手卷對爐熏白頭更訪鴻都學手拓陳倉石鼓文徐健菴詩云玉岳曾探胸臆書年來雙鬢轉蕭
疏從誰辨得師春字好爲遺經正魯魚奇字揚雲未渺茫茂先家學在巾箱對君轉復思元歎瀟灑風前
蕭渭陽蓋指亭林也力臣與程工部正父交善自京回南過德水偶詣正父已病篤力臣停舟旦夕視疾
經紀其喪亭林哭正父詩云十載故人泉下別交情多愧却君章指力臣也

陳碧涵先生爲望社名諸生專精三禮之學淮士治禮經者多從先生遊與階六黃門台孫爲兄弟行名
譽並著陳定生稱爲吾家二夫子一日碧涵先生過其友某書館中無童子邱生之首云此子偉器他時
當青於藍寒于水嗣每至館觀摩弄頭目爲戲邱自前齋侍講也越十餘年省試同中式爲同年友邱旋
入翰林陳久因公車及戊戌邱分校禮闈閱禮記陳竟出其門執弟子禮甚恭迄今邱氏數年誼而陳氏
猶執世誼云

周左台先生以師範著稱毛西河作周母所太君壽序云予嘗數淮上君子孝友醇謹吾不如二邱瑋璋
卓犖吾不如楊岡霖嶽嶽經濟風流四襲吾不如蔡子構而諸子皆出自左台之門顧太君爲茶坡女
弟當時茶坡左台有新周二子之構

先徵君門綴先生手錄同社倡和詩內潘雪帆七律最多傑作雪帆名問奇錢唐人客居淮上隱淪終身
與石霞舉紫嵐劉昭華及徵君爲忘形之交後客死天甯寺揚州守傅澤洪葬之平山堂側爲文誌其墓
查二瞻書丹遺稿其宮石氏舊有藏本徵君每過揚猶停舟揭酒奠其墓

馬西樵蔡子構樂六舞倪天章毛大可同飲黃大宗之轡園中論詩天章謂張燕公澹湖山寺詩若使巢
由同此意不將難薛易管縷若使不將字當有誤不然語與意相反殊費解西樵曰不然君將前六句聯

吟一過卽得之矣大章猶未解西樵曰不云禪室從來淨外賞香豈是世中情乎大宋喜曰是不減匡
如說詩文章猶未解大可曰西樵善說詩謂此山寺無復世中之情不啻雲外之地不必羅薛始易簪纓
一座稱善

西樵與杜詩分約一書初覽之似無甚深意後唐唐人用韻與後人有迥不同者亦古音之蛛絲馬跡也
乃知前人輕一書皆具深意

杜湘草工書法詩詞家于西湖購閑紅秀園水石花木之勝甲于淮郡名士滿座尊酒不空有孔北海之
目至武林冒雪遊西湖適王丹麓來索書揮毫忽方伯某移舟欲見湘草不納其刺命解纜移舟避
之方伯大慙飲高澹人北墅諸公卿題詩滿壁無美不鍊湘草應辭一調一時傳誦詞云山遠層層池通
曲曲儼如蓬萊問怪石移自何方老樹生于何代長嘯登臺宛轉幽深行盡了忽大地風光一片開小橋
過去紆徘徊桂樹抱亭梅菜根別有滋味偶憶疏香歸去來愛松腴銀梗非森玉箸親自栽培抱壺忘機
著書充棟水北花南儘快哉難留戀數行丹詔早晚來催予觀湘草五七律不乏佳構填詞非所長此
調尤爲惡劣而當時傳誦澹人亦列入木集不可解也望社諸名士遊江浙勝流于重九大會于郡庠尊
經閣馬西樵詩今古東南地論交海嶽通者英千里至詞賦一時雄勝會登官閣華筵變楚風諸公沉醉
後絲管徹高空

淮之文風至明末漸衰科名亦不振崇禎辛未艾東鄉應公車過淮主于清江浦某氏淮人士多以所業
請政者不下數十百人東鄉概不著筆惟吳太清數藝嗟賞不置語吳曰子加意精進十年文名冠世矣
吳遂執業稱弟子後吳鄉薦造詣精純所傳授多知名士

稽叔子精于子平自謂官止四品而夫人之祿位不解舉孝廉卽喪偶謀約盈門叔子排算其八字俱以

爲不類某富翁欲以女妻之先以年庚付一術士推之術士云此十惡大敗命翁以情告術士曰試易之何如因將生日移前數日而時干亦易通局俱變矣翁乃付媒往議叔子以手推之曰是某人也遂以姻任杭州太守妻受四品封叔子年後十餘年諸子將爲母稱七十觴先期營辦恭人笑止之某日非吾其生辰也因述其故家人皆驚蓋嵇氏父子爲所給者四十年矣

嵇叔子爲李太虛作蘭園影賦數千言和珠貫玉地負海涵刻畫殆盡李抑示趙洞門 開心李叔則 則各舌橋不下嵇美髯眉間一寸守杭州清介愛士四壁蕭然風雨不蔽都有好古之士必折柬招致

金道洲人望令關中長武蒼鈕玉樵書云才到鴟鵂剛剛一月欣傳鯉素耿耿生平感舊雨之熱新捧新詩之溯舊鴻寶雁旅曾經十換星霜盡管其肝不啻重逢笑語沾青衫而欲濕是誠何心指白水以爲盟恭惟執事粵自君袍方緣予服猶細作羨馬上之鞭中多惜私挾懷中之錦會有逢迎詎料儀不下秦總由勞賢瑜何生亮都付荒唐思恭我之有人遂易名而去國斯時也江邊舴艋尙插征旗嶺上烽烟渾如毒霧腥風萬里既地老而天荒荏苒三年徒風悲而日慘兼之攔來僥倖半葬于懷惱澤邊賣去琴書行吟于汨羅江畔辱落侯之招簡問生涯原是之無竊駢語以飛翰操丹鉛何工四六節傭書之辛苦一歲累有千金填在任之通亡百劫猶留殘喘謂斯人之不死留意希榮念垂白之在堂奉甘唯祿爰束帶而重贈三殿又極嶽峨圖圖之觀下陸書而分列五方補止五人分五省偏處蕭瑟問關之地潘輿未送毛檄過征一至于斯亡無日矣顧長武者割邪國之一隅當邊陲之三面驛驛而罷于奔命歲餘而苦于頻仍地大如丸封固者此物居間唯穴營窟者何嫌昔僅憂生于瘴癘今則坐敗于僞科望之未解者一也憶彼炎疆十二城哀然居首俯茲馮瑞三十長瞻之在前豈雞口之福難銷畢竟因差果錯迺牛後之羞旋至大似谷震鐘鳴望之未解者二也顧有詩焉大可怪者羅池樹簪柑越臘而仍丹南服陽生花未春而盡

紫蟹女擎荷包飯水無這泮之時箇客頓箸裏鹽地有不死之草夫何三冬衣葛未聞范叔啼寒頓易五月披裘應被嚴陵叫屈望之未解者三也若就服食居處而言以及風土人情之變真堪發人一噱笑我長貧者矣偕兄入銑老米三餐這弟入秦豆芽兩頓庭前朱荔偏開歲而方苞江上秋風甫踰時而不見今者一望川原百年幽地市無兼味官廚以剪韭爲豐園之蔬蔬土人以烹葵爲誕將使公劉囊底餓卽解囊爲金釜中堅仍是賢嗟乎噫嘻來日大難居者不易沈沈夜杯如送鐵撥清淒種種顛毛怕聽銅琵琶裂謂飽口還擅着涼之調我則何人奉張燕公宮制詰之才卿其雅匹胡爲淹滯尙爾卑棲謬荷長懷仰叨高誼走七百里之使者慰十八年之故人翻笑成悲情所必至銘感入骨口總難宣本同學之少年竟一官而老大聖明在上望吾兄于掖梧臺柏之間局踣難容當論我于塞柳關榆之下道洲題堂柱曰家臨漂母千金地人到孤風七月天未幾以受代誣誤去計其時止七閱月耳

李公凱任鐵嶺縣丁母憂歸准入闕時徒跣扶柩日行百里己未以鴻博徵授翰林官開學經筵講書理明詞暢當時謂不減范祖禹一生清節不名一錢門無雜賓嘗語門人云孟子爲卿于齊終不受祿君祿且然况交際乎守身若此其嚴而彭更猶以傳食爲泰萬章至比于禦人之貨孟氏守身之言可知今人取與不慎多援孟子交以道接以禮之說以自便其私豈不謬哉

鹽城宋滋菴 菴有詩才繪高孝子望親廬 徧徵詩以褒之孝子父高特勳宿遷諸生崇禎甲申聞變卽棄家去其兄求之數年不得久之聞海上賣卜奇中兄往卜之云當卽相見察其情狀卽待聘也強之歸生一子尙友一日短衣持雨蓋出不知所之尙友長成數十年無消息遂築望親樓于桐嶺山中每遇過客輒詢訪聲淚並下宋經其地異之紀其事而繪圖焉

金章字玉立善花鳥跗萼枝幹與夫飛鳴態度率有生意設色最鮮麗今淮上亦未見其傳本馮仙提續

輯圖繪寶鑑采之又杭州人金蓮亦善畫竹今人多誤解

湯調鼎清河人順治初進士著辨物志王阮亭稱其議論多發人神智癸酉秋余寓清邑兩月徧覽無有知是書者

靳雙星號茶坡僊子著渡河集圖再彭號飲牛叟著谷西堂集張養重號虞山浼民晚自廣南歸戴一柳子冠又號柳冠道人先是丁亥秋有三子秋心之刻與化李小有序之小有自稱虛天游

李古交時謙初爲潞安推官歷樂陵潞城二縣有清白名擢御史端方廉毅臺中推爲正人前後疏凡數十上皆切于吏治民生陳澤州王阮亭皆以師禮尊之引疾歸杜門不與外事後特旨起爲陝西觀察促令速赴新任人更促裝會陝西大飢出監賑務孤介不名一錢未幾卒將軍督撫以下往弔遂滿庭至無含殮之具成揮淚買棺而歸其喪于淮聞公之初歸也以言事忤輔臣頗有扼之者返里後不見一客守令偵伺屢侵侮之公概不置問及當路者誅特召起用兩臺敦迫就道邑令某懼甚日三至門悔罪之狀至卑屈公相待如初若無前隙者

劉六皆先生官刑曹時與荷氏衛爾錫爲同居一巷交好至密衛撫以黎苗變得罪遣戍黑龍江六皆爲經畫行李歲時餽問不絕逾年召還後復派修高加堰六皆亦歸淮矣白首如新交契彌篤及衛病作孤苦無依倚一日顧張石虹歸修云吾殆不起當詣六皆作身後計卽由真浦昇至黃園尙能飲酒盡數數日竟歿六皆經紀其身之具甚厚啓別業爲殯堂哀禮交至令人增友誼之重嗚呼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如兩公者可以維世風矣

濟邱先生遺書惟四書釋地三續宋商邱刻于吳門校正困學紀聞馬秋玉刻于揚州其尙書古文疏證孔廟崇祀末議孟子生卒年月考則里人醴金刊之最後其孫學林刻潛邱劄記此外如日知錄補正喪

服翼註毛朱詩說續朱子古文疑宋劉邵李燾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逸事皆未刊行潛邱劄記乃先生未定之書零碎紙投入一笥捐館後家人與計簿食草併入笥中學林不知抉擇將他人往還手蹟及陳言狎語游戲之詞悉條舉而剗刷之硃玉並陳大失潛邱面目予嘗刪存十之五六卓然可傳不朽又徐健菴管手輯國朝印結論一編曰閻氏碎金皆洞庭書局中辨論之事今無傳本又博湖掌錄一書吳山夫少年時猶見抄本予尋之二十年無有知是書者王漁洋稱其博雅精核手錄其盤谷一條辨李愿非西平子亦全鼎之一鱗也附錄于此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公在京師作送李愿歸盤谷序觀序言蓋不挂剗輯者安得如唐書李愿傳所載乎一也退之有虞郎中寄送盤谷子詩和歌云昔尋李愿向盤谷當又在貞元八年退之未第前故得入太行訪隱淪是時西平尚在愿安得隱此二也又和歌云開緘忽賔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巖則知序作于是年冬蓋愿嘗隱盤谷故來遊長安不得志故序曰送歸豈得如傳所稱勸伐乎三也貞元中濟源令刻此序盤谷石止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此當日擊其事者僅稱之曰賢無一語鋪張其人地四也李愿傳最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考最傳廣德初擊黨項有功即所謂有功時也下距貞元己巳歷官三十九年矣安得如序所云耶五也退之貞元辛巳冬尙在京師參調明年始授四門博士唐人最重官爵安得與歷官三十九年者雁行曰友人某耶六也愿傳澤聲色而政姦又云結納權近官貨賂輒盡其人如是安得吐高輪俾退之聞而壯之七也西平洮州臨潭貞元七年辛未以臨洮未復請附萬年詔可是愿當爲長安人安得于濟源之盤谷曰歸乎哉八也此見于居易錄所載者愿非西平子前人亦曾論及而未有如是之核按漁洋北征日記云頃讀李川父嵩清集遊盤山記稱愿行實無考愿即西平長子唐書有傳川父號博雅何疎于考證如此云云蓋彼時阮亭尙未讀潛邱

筆錄故輕曹川父晚年一見急剗志之也又潘邱割記載唐裴度作西平王李公神道碑銘云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使贈司徒五列雄鎮三爲上公則益無隱淪之理

戴晦大風顧在瞻揚禹江開元同受業于黃梨洲先生之門以古學相淬厲南雷文定古文授讀皆西泚兄弟所梓行梨洲初選明文家凡搜羅千餘家集嗣復從徐果亭假傳是樓藏書又得三百餘家于是益文案爲文海文海中摘加硃題以授子百家讀是爲明文授讀板藏戴氏在瞻少時著傳習錄頗謗陸王及自甬上歸語門人云吾向時一知半解心粗膽大妄議先儒今從黃先生遊乃知半生全在夢中過索所抄傳習錄焚之與禹江訂讀經史法求實學成空談後生若然從之

丙子游鹽濱見卡氏園中枯枝牡丹高出墻花開數百朵卡進士樂云相傳是宋時物六百餘年不能詳所自予按滬水燕談載海陵西溪鹽場呂文靖公嘗官于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詩刻石後范文正亦嘗臨莅題一絕句人以二公詩筆貴重護以層閣歲久茂盛每歲花開可百朵爲海濱奇觀宋時鹽場皆在今之下河鹽邑范公堤皆文正時所築卡氏之花云是宋物或卽二公所遺未可知也海陵卽今之泰州東西數百里皆是卡元亨于元末時從張士誠應諫不聽歸隱海濱明太祖平吳後屢徵不出作詩有恐使田橫客笑人之句明祖怒遣戍遼陽將行以酒酌牡丹曰待我南歸花再開自是花果不復開矣某氏棲息園中朝夕對花祝云主人有歸信當再著花如是十年花忽大放元亨果遇赦放歸復作詩云牡丹曾是手親栽千度春風九不開多少繁華零落盡一枝猶待主人來蓋予其妾之守貞也後有一饅使奪之去移植揚州署中花竟萎棄之卡氏宛轉取其枯枝歸植園中久之竟生遂以枯枝名每歲花開紅紫各色或秋冬著花有紅有白以此下休咎云獨醒樓志一則維揚后土廟有花潔白而香號爲瓊花宣和間起花石綱因此入御苑過年不花乃杖之遣還其地花開如故此與卡氏牡丹事絕相類而近在三百里

內城強猶昔人物不異古今一致

淮安守久定元謹訪有守大吏惡之將欲告罷會大吏入覲上問江南知府才守倉猝不記一人遂以朱名入奏不久擢至閣學此類往往有之不足爲異益知升沈禍福無所趨避也晉畢士安惡其壻皇甫泌甫奏臣壻二字會邊報至次日又啓值上內過瀨起俄降旨轉一官李吉甫惡吳武陵知貢舉送榜名至吉甫問吳武陵及第否忽中使宣勅至主司疑其有舊卽添注武陵名使去呈榜愕然曰此人甚粗何以及第明永嘉當國一教諭入謁誤用折東召文選司以東與之未及言會他客至選君意爲知好險格轉運判君相造命願何如耶

邱新梧一字待翁豪士也以貢貢考教習官至潯安守謝事之後值山右虧空案起牧令人人不自保待翁首倡捐貲卽日遣其子歸淮南粟田宅操籌十萬金裝三千騾馱至太原省會待質及罔聞中追比之員皆獲更生當時義聲振河北矣湯西崖贈詩喜子膺薦書治行擊竅來謁帝蓬萊宮賜衣光翠彩查夏重集贈僧元立詩僧臘五十八當時九歲孤懷涼街治命辛苦望泉城鬼守他鄉魄兒存出世軀兩消生死慙含笑赴歸途序云元立上人淮陰張氏子幼隨父客京師父歿繼厝天津且死屬其子曰必反晉骨故鄉時元立甫九歲不能自存去而爲僧得法于平陽寶公今五十年矣辛卯秋徒跣北來求父葬處天津瀕海沙水衝激殆不可辨有里老張姓者依稀指其處發視墓碑在焉桐棺無恙將奉以歸葬相見京師乞一言紀事爰贈以詩

吳山夫學有本原館秦樹峯司寇家五禮通考皆其手訂者樹峰嘗言得三異人山夫其一也丙子丁丑授八旂教習作十憶詩一時傳誦內有憶手鈔山陽舊詩二首其小序有足存者錄于後晉淮詩人白漢教都尉始其詩卽古詩十九首中之十首也十九首爲古詩鼻祖而半出都尉手宜淮詩之傳世多矣

乃漢魏唐宋尚有傳人自元以後兵燹之餘無可指名者有明三百年流傳亦渺則以無網羅放佚憂而輯之以傳者此鄉黨後死者責也予求之數十年于宋元得三家於明得數十家或刻集或寫本或從他本剽取或從書齋題跋錄出幾數千首雖未盡卓然可傳而精光亦斷不可磨沒乃手自抄寫積爲五大冊仿元氏中州集意人各詳其姓名官閥時代先後開論次其逸事名曰山陽耆舊詩將上附校乘陳琳趙鳳張乘諸集合而梓之以存晉淮一方文獻又得本朝人集十餘種鈔錄未竟以出遊置之至今爲胸中一未了事雖余力薄未必卽能有成藏堅之舟有力者負之以趨不難也特恐兒子輩不知愛惜使予數年心力付之飄風劫火功未就而舉已莫追卽得好事者再爲哀輯益日遠而日難矣山夫著書甚富已刻者僅別雅一種乃其少作晚年自言其書不足觀以予所見尙有六書引經考六經述部序辨金石存正字通正山陽志斲辨此已附刻邑志中四朝黃河圖說刪定濟邱割記皆卓然可傳者其所藏金石碑版文尤富其山陽耆舊詩五大冊予於壬寅歲假歸適先生孫松與繁坪子俱及同入學因厯得往返索其遺書止存耆舊詩二大冊耳予購得之以待好事者補輯之

育女琵琶元時已有之至今江淮尤甚京師近年亦多大抵因功令森嚴娼妓飲迹此輩遂接踵而出少年游閒者藉以佐酒消遣久之演亂傾家無異于青樓翠館吾鄉楊幼覺廣文年七十致仕回里門飢餓不能出門戶後群盲日造其門資其飲饌筵筍蟹植窮極豐腴人不解其故久之知廣文以歌曲擅長多取耳聞目見之事演爲彈詞新聲綺詞群盲以先得者聲價頗高廣文遂藉以娛老焉元嬰存齋過許梁詩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起家又陸放翁詩斜陽古柳笛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盲女替男由來舊矣

甲戌上元夜陳玉照儀部大德招集鄉人爲文酒之會中席一貧郎突至面目猙獰語言誕妄同座皆心

惡之吳南生投箸大嘔先去惟陳東巖桂飲啖自若終席不與接一談目若不見耳若不聞及其既散諸君詆訕百出東巖亦不置一語若不知其事余甚服其雅量不可及貨郎某後選楚令權州牧以貪伏誅昔陳白沙訪莊定山定山擊舟送行有維揚一士同載最滑稽是日頗露牙鋒盡褻昵之事定山怒甚明日餘恨未已白沙則當時若不聞其聲既去若不識其面定山大服吾于東巖亦云然

俞甯世謂學政一官千古爲榮于今爲畏肘掣于旁撓明蔽于近習應粉手請託志荒于苞苴蓋其時尙沿明季額外選例取進無不染指者翰林部郎必有請託而後推京朝官人人得而啖之每歲各省選使絡繹于道或封送手帖或寄炭金吾鄉劉六皆都柯崖陸密庵皆前後得提學出先是邱季良先生不願也奪寒生貧儒之膏血填貴人朝士之慾壑三不願也當局者因此銜之當時學臣多以賕賂往往罰令修城挑河以贖罪因是傾家卒于戍所者亦不少臣某上言請罷生童考試明予以捐納一路以濟河工庶裕歸實濟云云廷臣會議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翰林胡密抗冒其非諸臣始定議停止聞前辛卯壬辰間京堂小九卿謀出學差浼臺中出疏奏翰林部郎不可提督學政外間造爲小說有小京鄉密謀翻大局死御史賈木作生涯老郎中蝦空蔽望梅止渴窮翰林開口白鹽餅充饑四段見鄉寒村詩注 學政任滿開除十獎童生未經府考冊內無名徑以入學一也考試童生額外多取分撥別學二也無獎號簿坐號紅簿留署不發以便查對賄賂三也考完選發紅案徇私通賄移下作上四也預開六等名單嚇詐富厚生員希得保等銀兩五也將文章充作武童入學旋復復條改爲文生及將倡優奴隸取爲武生六也不到考棚調赴別府考試及將告病生員扛擡驗病七也縱容教官私通線索効勞分潤名曰作興八也曲體情面廣通私書屈抑孤寒及親友誼處討情徇私九也開報學計將額外濫取之童

生未經科歲兩考預附三等其姓名不入新案造衣頂項下以趙甲頂錢乙混作實在之數隱瞞報部十也觀此十弊當日學政一席殆不可問誠有守者所不就待講之不顧宜矣魏環極嘗寄某學使書云以處女之自愛者愛身以嚴父之教子者訓士可謂當頭棒喝

黃蘭巖民部重居京師寓梁家園積水到門願其堂曰半房山後有疑野亭朝爽樓前對西山後選清波所亭臺花木之盛而池之南北旋亭歌樹不斷遊人泛舟竟夜忘返賦詩者甚多惟張文端公一首尤傳誦耳

席帽山人集有題諭淮安朱安撫詔詩九鼎沸莫止大廈傾莫支太陰初陽不得燭下土小龍望望國之陸六合掩泣向北去孤臣憑城向南顧也知天命有所歸忍爲生靈貸生路當時不死良爲此至今人說美與李君家富貴八十年露臺鳳館啼猩鬼世事茫茫難具輪還詔幸得傳諸孫烏絲細字書題罷黃葉乘秋正打門附錄原詔書云一本上有上皇帝聖旨諭淮安安撫使朱煥據陳楚客奏臣與朱安撫同年又有通家之好自戊午歸順之後不相見者十有八載今王師用伐諸道並進數內一路領漣河清河將士攻取淮東未附州郡切恐城陷之日玉石俱焚臣于故人情分不容緘默且彼所以嬰城自守者無他原其本心但未知趨向之方初無執迷抗拒之意今大江南北西至全蜀悉入版圖若蒙聖慈特發使命宣示德音開其生路彼亦識時達變之士也當不以數萬生靈爲念乎臣昧死上言伏候勅旨准奏令遣使持旨前去宣布大信若能識時達變可保富貴應在城守禦其將帥同謀歸順者意不殊此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至元十二年七月漢兒字書

宋楚州東漸民張高家巨富好施與務濟貧困不責人之報年方壯遭亂流離骨肉散落獨與一僕羈栖於射陽湖中乞食以活爲賊所掠求食不得轉於大木之下將生啖之已剖股數鬻僕既脫矣見之勸

哭而出舉身遮護而拜賊曰此是我主驅本富家今赤身逃難尚無飯喫豈得更挾財貨如欲飽其肉則又瘦瘠願贖我以待之賊雖嗜殺亦爲義所激聞言嗟異亟解高縛并償釋去且遺以錢帛追紹興中淮上安定高歸里資產尚餘百萬僕亦存商以弟待之張氏子弟悉事之如諸父見夷堅志

金純字德修江州人太學生永樂十四年任禮部尚書十八年扈行在追封山陽伯見禮部志稿

陳灝山陽人舉人嘉靖十年任禮部司務調吏部仕至刑部郎中見禮部志稿

楊景西孝原有魚鱗數千頭皆異種乃以其名品爲八魚詩一朱魚二鰓魚三文魚四鰓魚五虎頭魚六水晶魚七魚八睡魚

金漳山先生令山陽修邑志以吳射陽撰西遊記事欲入志予謂此事真偽不值一辨也按舊志稱射陽性敏多慧爲詩文下筆立成復著詩話著雜記數種惜未注補記書名惟淮賢文目載射陽撰西遊記通俗演義是書明季始大行里巷細人樂道之而前此亦未之有聞世乃稱爲證道之書批評穿鑿謂脗合金丹大旨前冠以處道圖一序而尊爲長春真人秘本亦作偽可喘者矣按明部志謂出射陽手射陽去修志時未遠豈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說據列己名或長春初有此記射陽因而衍義極誕幻詭變之觀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國志三國之有演義觀其中方言俚語皆淮上之鄉音街談巷弄市井婦孺皆解而他方人讀之不盡然是則出淮人之手無疑然射陽才士此取其少年校槍游戲三昧亦未可知要不過爲村翁塾童笑資必求得修鍊秘訣則夢中說夢以之入志可無庸也

夏應以珠湖伎有殊色工輪札與貴人倡戲意無所屬崇禎癸酉閏古古相遇于水閣拈花分韻遂定盟焉別既久夏以手書及詩寄古古促其來時圖以身世囑翠中原多故書中中止麗句想不勝會有彭城木生者爲作押衙歸于如皋大夫古古聞之作楚姬行中云彼美人兮水之隅竹閣垂簾夜讀書顏色絕

世而獨立願自憐掩鏡泣才爲衆妬身無屬苦艸依牆著雨綠細說行藏怨未平余亦和之楚歌聲又云前歲貽我薛濤箋箋上手書跡宛然緘封將破有私記來邊不審何時寄述舊寥寥但數言恨多題作千餘字含吐再三句重迭讀到傷心堪痛絕是夏詩當亦有可觀者殆不無樊川尋春之感又壬癸間淮妓姜楚蘭色藝傾一時有吳生者善鼓琴無志仕進聚詩書好飲酒家日益困蘭一見稱賞音每至輒沽酒盡歡金鑾典衣釵以繼會劉澤清開藩于淮有以蘭名聞者吳生莫知所爲蘭曰小別耳母恨遂入後堂歡曲奏藝擅專房之寵劉雖武人亦知愛文墨聚書籍園亭花木水石窮極土木而牙籥錦繡插架連牆以蘭容辭閑雅有林下風令典清秘之藏吳生待之無消息侯門深海自分蕭郎一日澤清率師渡河幕府空虛蘭席卷珠玉玩好挾數婢妾泛舟射陽以簡招吳生來往還海曲流寓浙西數年事定返淮伉儷終身家以素封

陶萬明號震黃大河衍人爲道士有俠士之風喜賓客與大夫賢而有文章者遊聞古訪之放飲雄辨傲岸不能下乙酉古古自下邳馳至淮爲當事盡戰守策不聽古古所借皆河北壯士魏郡精利鄉人屬目疑之計不知所出萬明知之曰公以國難流離至此不以爲義忍自爲戎首乎悉移衆蔽葦中未幾巡撫詔古古不應逸去同寺有道士呂眞奎見古古事不成勸之浮海言勞山多異境服氣辟穀者往往棲焉不然效仲連蹈東海而死何必僕僕爲古古不能用其言

甯溝在宏治間妓館環列有泗州何氏女誤嫁娼家入門察其非良自刎死有司題旌建祠表慕妓女題旌本非縣志及祠內無其事

孔平仲泛漣水詩舊有石刻眞僞不可知予在安邑訪之已無此石詩云漣潏二十里清淡爲我性微風不復搖天水相與淨秋客入崖柳晚食依漁艇彷彿會稽遊南湖似明鏡

宋芮隱字國器烏程人有從沈文伯乞裴羅樹碑詩云楚州淮陰裴羅樹霜露榮瘁今何如能令草木死
不朽當時爲有北海書荒碑雨後蝕苔藓尙想墨本傳東吳見容齋四筆是宋時真本尙易得也

船尾淮山青未了馬頭隋柳綠相迎南宋章粹句緯字伯成業之子

新唐書列女傳山陽女趙者父盜鹽論死女詣官訴曰迫飢而盜救死耳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則請俱
死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爲官所賜願服依浮屠法以報卽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宋時楚州有官伎王英英喜筆札學顏魯公書蔡君謨教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堯臣贈以詩云山
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常題頭魯公體見隱居詩話中郎孫謂君謨

南宋張弋字彥發河陽人著秋江煙草內有楚州絕句云落帆停鼓鰲湖頭兩度因循到楚州柳下人家
曾戲面笑求新句寫妝樓盡贈伎之作

茶坡鱸魚歌云淮陰近日鱸魚美不待秋風常出水市南市北何處多釣鼈西去枚生里細鱗銀白如
銀入饌充盤妙無比當是淮水所產近年不復出矣

淮之方言曰紇梯紇陽行步聲也雲溪友議崔涯吳楚狂生嘲伎詩云布袍披襖火燒靴紙補笙篥麻
接絃更著一雙皮屐子紇梯紇陽出門前

沈氏筆談載山陽一女巫極靈其伯氏數白黑棋握手中問之其數悉合更漫取不數而問之則不能知
其數此正邵子所謂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也歲丁卯周益國檢討齋中偶爲扶鸞之戲紫坪年十四時供
果中有西瓜子紫坪漫盛而問之乩筆曰三八之數開掌數之則二十四枚也復漫問曰仍前數數之則
三十八枚復漫少許問之曰仍前數數之則十一枚漫取不數而亦能奇中豈邵子之說不盡然耶
唐肅宗本紀載楚州獻寶玉十三改元寶應今日田縣名本此一日黃天符其製上圖下方近圖有孔歲

戊辰有得以入貢者 御製詩云方水生瑤瑾雲英靜似映截肪安可喻烝栗得曾無猶見先王制如達
君子儒何須檢唐史附會認天符

山陽阮葵生著

治河之議自漢迄今無一勞永逸之方宋金華嘗謂大禹治河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伾而下北過澤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入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口東南以入淮使一淮無受黃河安得不潰今黃河以北古道形迹尙存因而相其地勢濬爲支河以達平原直沽等處既可殺其合流衝決之勢又可收其灌溉潤澤之利而北方旱溢之災亦因之可免云云是九河故道明初尙有遺蹟可循也近日形勢更難復古則專主河不分流之說矣

宋河渠志趙伯昌言唐黜陟使李承勣捍海堰是承旣建常豐堰于山陽又于鹽城海門建此堰也常豐在山陽東南

于穀山云吳王夫差溝通江淮以窺中國後人以淮水低漕水高故立堰以防之防漕水之西入淮也舟行必度是堰方入淮舟謂之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卽今土壩之所始也周世宗南征以舟師自淮入江阻于此堰乃毀楚州城西北老陂河水以通其道而淮水之舟始達于江

泰不華爲禮部尚書兼會同館事黃河決奉詔以珪玉白馬致祭祠神竣事上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做宋置撥溝夫用掘江龍鐵掃掃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其言會用夫屯田其事中屢見元史本傳補齊記云江深五里海深十里河之患在不深耳

潘公印川字晦荒度修堰時夢漢鴈侯手書四字曰結歡人主且命老兵持帚以示之公覺而思之曰帚

掃也其命我東掃投石乎試之而其流遂斷黃浦地下陰雨數聞雞聲居民云此蛟龍宅不可動堰成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風風望見黑焰排空而去比曉土窟中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巨黿獨角其顛骨似

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帶而稍參差舐之粘舌時以爲孽龍避公尸解云見王文廟刊石所作公事誌楊于臣淮安府兩朝實錄備草亦載此云係萬歷七年二月十八日申時事潘公及巡撫侍郎江一麟聞于朝王元美爲作蛟龍亭記王堯載詩白馬沈波吳練遶青龍蛟骨楚氛銷卽指此事

百川歸于海海復何歸謝梅莊所謂河之源尾閭是也彼尾閭此泥丸委之委卽源之源此穿窬不經之談也乾陽生于坎水坎水生于天乾坎本同一氣一動之後遂成天淵故水歸東海化爲氣海之潮汐氣之升降也此知道者之言也

濱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淮河濟皆以濱名今以一淮而受河濟之全安得無患乎朱竹垞詩云只愁四濱江河合坐使三吳財賦指南徙之勢隱隱可畏也

下河一帶場名范公場自呂洪至徐濱接連數百里環遶數十場外捍海潮內護鹽河民田利至溥也保宋張胡二公所築文正不過贊成之盡范功在社稷故天下之善皆歸焉近議洩下河之積水開范公場但堤外竈戶燒鹽之所淡水出而鹽課壞壞內係百姓耕種之地潮水入而田畝淹非盡善之策

或謂知象緯則可預識河之爲患曰坎爲水爲月月中更若龍形負之則洪水滔天天江四星在尾宿之北其星明大則天下水災明而動則水暴出江河溢芒角則水沒城郭月與熒惑太白及客星流星彗星孛星有一犯之皆主大水臨津絕又天津九星在女虛二宿之北九星明正直吉石氏曰天津授水滔天天津亡江河爲患又曰一星不見津梁絕三星不見江河決百川溢更嚴天船九次東非四濱水位則天時地利人事之紀思過半矣

河自古雍域羌中大積石山東北至真域遼西郡縣礪石凡行九千七百餘里而入海自帝堯八十載禹治河功成至周定王五年當魯宣公七年凡一千六百六十餘年而大河東徙宿胥口改北行爲東行

此一變也自定王五年至王莽建國三年凡六百七十二年而北濱遂空河枯也又五十九年爲漢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治河功成於王莽時魏郡決口之南別開新道自滎陽至千乘東注之海此二變也白水平十三年至宋仁宗慶歷八年凡九百七十七年河決商胡東河決天津三岔河入海此三變也自慶歷八年至金章宗明昌五年當宋光宗紹興五年凡一百四十年河南徙陽武南北分流此四變也自明昌五年河水大半入淮至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凡九十年會通河成北流漸微又二百五年爲明宏治七年築斷黃陵岡支渠北流水絕又七十八年爲隆慶六年茶城長隄成于是始以區區清口受萬里全河之水此五變也

巡撫邵公學勘茅城鋪疏畧云查茅城鋪上年漫溢各支河雖已堵築目下止開支河二道其定國寺倒勾河一道尙係黃河倒回之水勢行稍緩可望澄清至所開郭家口支河一道乃黃河大溜之南落渠而下水勢甚猛二河東趨總歸洪澤湖查湖納沂潁肥源七十二溪之水每當瀾漫必開天然壩洩入高寶豈堪再引黃水助其泛溢至謂茅城鋪減水壩向亦歸湖並非始至今日然前此不過四溢散漫平衍淤沙已浮不致墜入湖底今則壑渠東注幾如建瓴將來洪澤湖身不免淤墊湖不加廣水來益多底日益高不得已必大開天然壩以洩之而淮揚入江入海之路開浚尙緩則下河何以得免淹沒臣以爲茅城鋪減洩之水不宜太多而入海入江之路不可不先爲開浚也蓋茅城鋪減水壩之設特以徐州偃河而城不得不防異漲之時冀稍減洩以分其勢伏讀 聖祖上諭歸仁場人謂保護明陵俱係妄談此堤之修專防盛漲茅城鋪減洩之水至此攔回仍歸黃河之意此堤亦應所修築聖謨洋洋至明且切夫歸仁堤既所當修則茅城鋪不宜多洩其理其明 又勘運河疏畧云淮安河高于城似宜挑挖然從來止難增堤不言深濬者蓋以淮揚地形低窪恐河身深而黃水灌入其勢不可阻遏爲害甚鉅也今河臣議

挑而白鍾山謂不可挑臣虛心訪問體察此舉似未妥協白鍾山奏摺內云黃水倒灌入運之患大而難治運河高地窪之險小而易防其中欵要臣思萬里黃河直趨淮北再遇洪湖水發滔天之勢斷非數座關壩所能阻攔運河一挑則天妃閣以下運河形低天妃閣以上外形愈高高下懸殊益增建瓴之勢漕船由下逆挽而上勢更難行臣意將此工銀五十餘萬兩用于開濬下河入江入海各路及雲梯引河各工則興舉得宜海口無壅滯之虞運口無倒灌之患下河無積水之虞矣

邵公運河一疏乃乾隆二年情形今又將三十年矣運河之底日高堤亦日增卽起邵公于今日亦不能固執前說所幸者黃河之底尙不大增于前若黃底亦高則倒灌之患歲歲不免且恐黃水口高而清水日低黃侵入清因之清口亦淤必至湖水全向南趨不由北出則以清刷黃之成法將壞盡無餘此杞人之憂也嘗讀 御製閔永定河示方觀承詩云培厚或可爲加高汝切忌又云取土于河心卽寓疏淤義至哉言平南河諸臣以加堤爲能事者當三復斯語

百詩先生云渦河在淮之南自淮入渦至河南祥符縣銅瓦廂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以達陽武陽武去衛河止六十里此元人陸運之故道倘漕河中梗此亦備急之一策可不經黃河之險也

徐武功在張秋治水或謂開一大溝分洩或謂當多開支河議不決乃以一瓮鑿數方一寸者一又以一瓮鑿數方一分者十並注水十數者水先竭乃定多開港汊之議

黃河自河南武陟至山東曹縣境口河身俱寬數百丈比至徐州左山右城河身止寬六十餘丈每至伏秋大汛水勢騰湧不能暢流超海是全河關鍵惟在徐州以北向來毛城鋪過水太多往往溢於上河此岸數十里未設堤防微山湖亦不免淤墊比年專事約束又慮無以爲盛漲之備而黃水年年漫漶河身寬緩既無當於刷沙兼有妨於隄岸不得不詳加籌畫以制其宜南岸向有蔣家營傅家壩引河二

道蔣家營河頭太直以致分洩太過應改挑制勾引河頭一道俟徐城水誌長至九尺以上始行開放以減河面浮水視水勢稍平卽行堵閉其北岸新從應擇地勢高旱之處挖去數百丈改建玲瓏亂石壩二道重門設障水去沙停亦不至淤墊微山湖至冬間水涸詳加查勘遇有刷成溝槽間段堵築如或將來形勢太順防其引溜旁趨卽另擇一處建壩如此籌辦所以減其盛漲之勢而洪流滿槽而下溜急沙行趨海順利上下游均有裨益矣

康熙丁卯江南總督薩納遜撫田雲濤督蘇天貽河督靳輔同勘海口下河山濬持議頗異于衆而諸公又各執一說竟同禁舍山濬著觀水禪師疏其數則 芒稻河受人字河之水折而南向東西兩水門九地卑岸闊放開洩水數里入揚子江最便水東向爲鹽河乃所礙往來以通舟楫者因不利于芒稻河之洩水而故閉之閉則利洩則害閉則田涸而民利洩則舟膠而商害今之議者大抵利商而害民矣昔河臣朱公梅範云芒稻河東西二開宣洩大浸王文通水利一書利害詳明夫何奸商阻撓策鼓當事將舊開易卑爲高夫水平之日原聽東開無碍行鹽及至水漲不過十餘日耳况高郵別有一河亦不過紆迴六十里奈何惜諸商數日之滯而遂忍于萬姓之顛連而莫之顧傷哉作俑抑何其不仁之甚耶三復斯言則啓其開洩其水必浚芒稻河以使巨浸入江不可不講矣 泊宜陵逢宿燈下按輿圖考之又又有白塔河亦可洩水入江在芒稻河之左惜乎鼓枻而東罕有津逮者以知今人之累不若昔人之詳也 四溪三里爲梁埭場地連丁溪東臺戶口殷繁煮海爲業因詢十場所產曰鹽品以散爲上海南之鹽熬于鐵其形散其色白至于青黃色之變也其味鹹至于苦辛味之禱也五行水潤下作鹹故鹽味之厚者曰鹹埭有十而產鹽者五曰東臺曰何埭曰富安曰安豐曰梁埭而五場所產亦畧不同東臺之鹽兼形神色而得其正富安之鹽文細體重而色微青安豐之鹽其色青白日久甜美入口無鹵苦之味

而質較重故商多聚焉獨梁梁之鹽味鹹而甘形細而散色白而光貢之于上供宗廟頒百官非四場所及也至于茶角斜或土宜之不同而角斜頗海灰埤爲潮汐所漫致消滅耳北而丁溪草場多灰埤草草埤小海鹽不嗜煎蓋埤而黍禾矣羅丁每買他場以供課此十場大槩也堤以范公名傳人也宋仁宗天聖初公監泰州西溪營合時海鹽久廢民苦潮汐田不可耕公具書白發運副使張給奏上以公知興化縣重修築之役會大雨雪波濤洶湧役夫散走旋覆而死者百餘人于是羣相譁言以爲堰不可成朝廷遣中使安之將罷其役又詔轉運使胡令能同公度其可否而令能常宰海陵熟知潮患於是力主公議而不可奪未幾以憂去給表請身自董役踰年堰成民卒享其利夫公一覽官耳何與海潮事乃引爲己責首倡其議或亦先憂後樂之本懷也雖然當是時公有欲爲之志而無可爲之柄不有給爲之薦遂欲圖斯役難矣役事方殷議欲中輟不有令能爲之主持又安望其成功哉從來舉大事動大眾或惑于浮言或阻于聚訟蓋成功若斯之難也而有世道之責者又利害之心太明彼此之見未化因循推諉終無一成適足以貽笑于鹽官已矣沙洪鹽灘口廟灣白沙鎮又二十里黃河北岸石碑巋然曰雲梯巋然去海六十里粘天一綫初宗萬里滔滔下注鳥避雲飛造化之奇烏得而測之嗟呼秦皇驅石鞭迹猶存大禹鑿山掌形宛在循故道而安瀾頌明德于弗替不可謂無人事矣

范公塢初名捍海堰唐淮南黜陟使李承所建沿海居民皆呼曰捍堰乾隆二十八年增開下河洩水閘墜匠人用鐵鑿擊破日去不數尺乃知古人創一工程必爲萬年之計

山陽多沙田不宜稻惟運河東岸城南數十里爲曠產所恃以灌漑者惟涵河而資北溪河以資洩漑涵河乃上下十數涵河之尾闈此河不通合邑無食雍正五六年間失南湖太守親往履勘詳請分決業食佃力十餘年每遇盛漲立閉涵河田中積水一洩無餘連得豐稔己未庚申間久不隴挑河身淤墊上游

田畝多沉水底後來太守如衛我愚許青君文山姜禹門諸公皆留心民事援例請排或業食佃力或
借帑分年歸款第委之佐貳承辦有名無實不似南湖之工歸實濟裕不虛糜然有其舉之尚可細流不
涸近更淤塞不通一遇雨水盛大雖開洞經旬出水仍涓滴不出聞邇年運河平隄拍岸涵洞亦不能久
閉去路壅塞而來源滾滾將有以田爲壑之慮

涵洞從前民充料首自爲修築汎兵洞頭往往私毀埽土盜拆鬼臉暗挖隄跟以致突塘漏水責令本家
賠修于中取利誣陷需索盜竊每致糾首傾家蕩產視爲畏途後大吏鑒此弊改令民捐官修至今稱便
惟是啓閉之間關係豐凶貴順民情間不容髮歷來洞頭差衙費役本官需水不開水多不開當道
不及待之時不得不飲錢飽憲役之慾其慾既發然後開閉一次僅止數日仍復阻撓勢必三日一飲六
日再飲無有窮期此農民大害也惟是歷飲之後爲數漸減其意不遂當望水之際則涓滴不流遇盛漲
之時則閘版盡撤萬畝秧苗數日盡死昔湘潭陳滄洲先生督河時每于農忙時殊書聽民啓閉無緩須
臾八字揭于管洞縣丞廳事前後來行我愚太守亦踵行之衛公舟過河隄必親身抽查出其不意間有
暗留穴隙半啓半閉者嚴治其罪管河官仍記大過至今尸祝之

大河衛本屬疲敝而二三兩幫兌運蘇常漕米拮据尤甚其苦有由查旂丁駕運一船每年有添補蓬桅
翻攪竹席等用約需銀百金重運船本身工需銀四十餘兩沿途涉江渡黃提溜打關停淺起駁需銀百
金回空身工並能水食米需銀五六十兩統計需銀三百金所領額款止漕贈銀六十餘兩其應領行月
本色七十五石獨大河衛不支本色每石僅折價三錢共計二十餘兩總計不足百兩雖抵壘後有應領
餘米並費夫羨餘等項然抵扣茶果飯食毫無所剩雖歸塢後應領歲修銀七兩二錢然較應用之油麻
工匠等費難敷十分之二三入不償出貨道完公漸累漸深此致疲之由也更有屯田一項原給運丁完

賦役家查大河衛屯田散在淮海二屬各州縣全係低窪沙瘠之土而河湖形勢變遷其田半沉水底非江蘇揚州淮安江西湖廣等衛沃土產稻者可比甚至一船之田散在三縣運丁不能親身料理每年每船額賦二十餘兩間獲微收不敷輸納或遭刁佃或遇歉歲徒賠籽種稞粒無收再查輪造一船額領大料銀二百八兩連年木植釘灰油麻等價數倍於前查江興等幫有鑽夫銀兩四洲等幫有工使銀兩惟大河除領正料銀外別無餘款且新例船式又比從前闊大而所裝之米仍係前數造費徒付於往昔而運費未增于今茲較之他幫實屬向隅雖漕臣百方軫恤日夕焦勞然勢不能使行月改給本色又不能收回屯田照江興等幫每船給領南屯漕米三十六石苟議更張多格戍例一經部駁計無可施上年楊尙書欲將大河二三兩幫照鳳長等幫之例將此兩幫併爲一幫裁汰原船之半所有裁船米石令現存之船加裝北運仍有餘米其意甚善查蘇州各幫船隻均係闊大每年所裝艚口俱未滿足即將大河減船之米洒派加裝則裁一船可省一船行月而衆丁加裝即多得負重五米殷者不致復疲而疲者亦漸有起色惜有其說尙未得行迨年尙書故

唐闕史載藍田貢冰事附錄雞林國僧言本國瀕海島水多鹵或苦如剉藥投水中者惟淮波載海而渡味甘色澈愈病析醒以爲常若彼國或一歲息朝貢則淮水不至

能以情僞辨之時有楚州淮陰農者比隣居頃以豐歲而貨殖焉其東隣則拓腴數百畝資錢未滿因以莊券質于西隣貨緡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贖本利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首以貯財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餘資換券止隔宿宿且博通家因不徵納緡之緡明日贖除緡至遂爲西隣所拒不認矣既無保證又乏簿籍終爲所困東隣訴冤于縣迫勸無證訴于州州不能辨東隣不勝憤懣

江陰之善政乃越江密訴于趙宰趙以地遠逾江無計以處東隣歎曰此又不得理則更無由滌經宿趙召前日胥計就矣乃召捕盜之幹事者數輩至淮曰有聚賭江盜按驗已具其同惡相濟者爲西隣某令請械送至此先是隣州條法持刃截江無得藏匿謀至擒以還然西隣自恃無迹未懼至則趙應聲詰寇狀囚號呼□□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楫趙曰所盜多金銀錦繡非農家所有汝宜歸舍之產以辨之西隣意稍開謂皆無之且不疑東隣之越訟也乃言有稻若干斛莊客某甲納算者袖絹若干疋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隣贈契者銀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若干天喜卽再審曰汝果非盜江者何爲誣東隣八百緡于是慚懼祈死

蕭山進士邵士令山陽康熙己酉冬蔡殿撰啟章計偕過淮以鄉人往拜邵批其刺云查明回報蔡怒大罵去邵亦不之理明年蔡及第以扇寄詩與邵曰去年風雪上長安驛路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名須向榜頭看搗毆甚深後劉評事介人始快爲解紛其釁乃釋

漕督施公世綸于康熙□□年莅淮時漕艘往來不能應期亟寒守凍旂丁甚以爲苦世綸嚴剔運弁扣尅之弊俾旂丁早領起運以免稽遲新漕過淮坐北郭摩廳船至卽驗其米色好醜盈縮皆親身至河岸令開船艙排視與旂丁面諭不許屬吏武弁等從旁窺探舟行既速而旂丁得免一切需索撞騙之費過淮畢輕舟而北止帶書吏二人弁兵十數人共乘二小舟不許坐大舫以絕藏貨納贖之地小舟令前行公船在後隨之每日端坐船中用小冊詳識晴雨風候及水之緩急淺深遙測某艘某日應至某處不差晷刻公船先行遇有水淺灘急卽預度某幫船重丁資令先備剝船以待其至如是偶有遲弁因私逗遛而藉口風逆者公檢冊示之弁各驚爲神明一年以後漕艘往返皆寬疎無愆期公深悉食丁之弊皆運弁因以爲利管門各省運艘有前明隆慶萬曆舊名至今未另僉者今無故改僉非殷丁被剝力不

能運卽另有謀僉奪艘之人皆運弁高下其手期飽私囊其日例已運之旗丁其罪小其挨搜未運之衛民其罪大故于報僉未實者立杖轅門耳箭示衆三四年間漕政肅清軍民安堵船無疲丁民無僉報按期送還衛幫官員無不戢跡安分漕儲善政至今人猶尸祝不忘按公字文賢號潯江漢軍鎮黃旗人靖海侯瑄之仲子少多疾長好讀書年二十六任泰州牧有強幹名康熙二十七年 上命大臣勸視下河水道從者騷擾供頓公白其不法者立治之衆皆帖然年夏達龍作亂徵援兵過境主兵者不敢沿途騷擾公具糧芻道旁而令民各持一挺列而侍親身押送有犯者立擒之官兵過境不敢肆志次年 聖駕南巡廐其狀揭揚州府謂此江南第一清官也旋調江南有女巫以邪術惑人白下婦女多信其言吃素念佛公至立杖斃之會丁憂去郡民人投一錢建雙亭于署左右名一文亭康熙□□年卒年六十

四

李貞甫 九龍德州人順治間由工部郎官督清江廠船政廉潔自矢材美而工良窮丁無力供造係累者盡釋之後修清江書院以造士

漕督郎北軒 在淮時頗嚴明山陽令韓燾不悅于監司以病乞免郎慰留之逾年卽卒韓入哭慟絕遂喪一日曰善人云亡吾安所恃三日謝病去北軒爲東撫郎永清之子兄弟皆任督撫將軍

斬文襄輔字紫垣治南河履建大議著有成績可謂名臣然好聞新奇之論創非常之舉如車過十字河一事幾陷生民于魚鼈幸 聖祖明燭其害毅然不行其議自高堰之南車過鎮起東至高郵又自高郵

至白駒場入海自極西至極東築丈五尺高堤挑一長河運河橫貫其中形如十字于交界處四面建四閘以時啓閉取土三百里外估工三百萬兩幸 旨令督撫會議並令土著之人公議彼時淮揚兩屬官

于京師者侍讀喬萊 石林編修李鎰 公凱檢討邱象隨 學貞給事劉國巖 後老御史卽爲旭 江郎中劉

給飯份人員外劉謙吉

六行人

劉師峻

江都正字張春

山東學正劉中柱

等十一人

同列名選

旨具議其署曰河臣斬輔臬臣于成勳持議不合辭詢士著之人籍以聖恩欲救七邑災

民與七邑災民所望救于上者不過欲潛下河之海口海口各有故道長河曲港絡繹相聯但察者通淺者深俾減水各灘及澤潦停蓄之水悉趨于海且不堤田廬不大廢國帑所謂爲下必因川澤也今河臣曠自車通鎮白駒場數百里之內毀其村落壞其廬畝又掘地墓掘白骨慘不忍言災之民皆能堪此不可行者一也河臣欲先築圍堰車去壘內之水以土築堤臣鄉土鬆地漚三尺之下無乾土況取土積水之中投之洶湧澎湃之內工必不成成亦速壞不可行者二也河臣議臣高一丈六尺束水一丈是陸內之水高于隄外民舍多矣伏秋風雨隄內河高隄外積水其勢必計南潰則邵伯可憂北潰則高郵必潰即幸不潰亦刻有厝火積薪之懼不可行者三也且隄內河身水高一丈則河內水可流出入田田中水不能上流入河一定之勢也田水既不入河即不能入海其于七邑下河之積沒毫無所洩即于下河之田疇毫無所益不可行者四也議上復下部臣會議停止

同縣兩府紳士有長新勢不入錢者雖評議之

斬文襄初創此說奇計發聽其詞甚辯廷議亦不能廢勅下督撫河漕諸臣會議時督臣盛宣懷奏

爲田山薑雲皆山東人漕臣則蘇天顏悉知其不便而督公之勢方張諸公儀其氣隄河道利實難片言

而折各有憂色有山陽鄭公子者最華立結納公卿其先人桐崖先生曾提學齊魯與田公有舊聞其至

淮驛舟迎之家人見官船至輒投刺延入則董公也公子大驚跼蹐不安遂以實告董詢其家世董曰昔

同縣和庵先生相知即舟中命酒相款情文殊洽公子心稍定漸露豪氣談論風生因及開河事公子習

聞人言亦稱此舉不便于民董公欲得不便實狀公子不能答請退而質之鄉先生既歸袖白金三百詣

徐上舍北山北山固才士而以刀筆稱公子授金具述制府意北山尋思良久曰是易易耳然終不言公

子起立解所佩玉帶繫案曰事急矣請以是潤筆卽子夜屬稿北山笑曰是奚煩言筆墨爲吾開開河之說起道路洶洶數月以來赴河臣呈詞告不便者七千餘人公子誠能得人至其幕下擇其攝由繞攝映民百狀一一具在簿有河臣某記非可校却不便之大莫詳于此奚煩屬稿公子卽遊點以適尋友家僅陰竊印簿至攜致董公公一見大笑曰是不須口舌爭矣次日會議都岸尊經閣下先演劇唱鳳記二伶唱至烈烈難殺做一場董公拍案大笑點首自唱烈烈難殺做一場四座睨目愕眙將奔行酒者相視失色竊罷劇官持疏稿請暫押斯公左右指喝曰若懸河演劇諸臣無以難之董公徐置疏稿首曰紙上空談奈于民大不便吾不忍欺吾君出袖中號海鄰向斯公曰是千餘人呼號痛哭之聲胡不並入疏稿耶斯公以閱色變不能發一語急登輿回署而車過十字河之灘始息

是年條陳水患淮揚兩屬京員各有奏章惟泰州某疏內有臣等爲下流之下流一時傳以爲笑

康熙庚辰七月六日夜三更後洪澤湖大風雨雷電發屋拔木是時督糧工大臣如少宰王爾雅總司農田蒙寶豐王公垂紳及江南督撫諸公皆避匿岸下土穴中實明見空中十二龍鬬色皆青鱗戲畢現至七夕入夜始罷既亭居易錄詳紀之山輩作歌紀事有云老子峯頭日將落激颶門色紅霞鋪柱難清吟恣眺望幾行垂柳鳴千鳥黑雲崩壞西風起五神車下鞭石趨浪鼓磅礅茅屋破渴虹飲益飛天吳又云蝦蟆登床狐齋語陽侯作意嚇腐儒杞人擔憂胡爲乎膏水使者多良圖耶願不用生嗟吁王褒九嬖空鳴鳴漢代陳登眞大夫垂有慨乎言之王穉村宮友鹿皆有和作山麓又有苦雨歌云夏澤四望千村無秋傷五壤八月空行野愁踏土木失殊際限比官糧重河伯雨師亦常職跋屨飛揚太豪益同一感噴也

順治二年八月塔巴圖魯守唐鳳淮揚六月疏報臣于五月自徐州水陸並進明僞伯劉澤清劉將高

祐以有邊大敗之師至清河縣僞總兵馬化豹副將張思義率兵四萬船千餘隻據淮黃清三河口連營十里臣遣梅勒章京康喀齊游擊范炳吉天相渡淮河擊敗數營都司楚進功率步軍拒黃河北岸又分二路一自清江浦上游進攻一攻對岸俱破之合軍至淮安界大清江浦僞監司范鳴瑞攜款印來降澤清與漕督田仰率家口登舟遣僞總兵栢水鎮率官兵出迎遂克淮安其屬鳳一帶望風納款是役也其招降監司總兵以下官員一百六十三人船五百餘隻馬九百餘匹駝駝二十五隻紅衣轎一百二十位銀四萬七千兩總至加準塔三等昂那章京 準塔保達爾漢轄屬爾漢之第四子滿洲正白旗人姓佟佳氏

張文衡漢軍鑲黃旗人順治二年守淮安府修戰艦措軍需皆咄嗟立辦時地方官譴爲豫親王建行殿期迫莫措文衡取杉木葦席構之飾以五采布帛驚五樓驛畢備王至大喜執其手慰勞之 文衡後擢江南按察使一日與僚友譙集忽大風自西北來文衡素精占候占之曰此應在關西極邊有變主隕二大僚然風至此地意其一卽我乎俄事特 旨陞甘肅巡撫六年猶兵作亂文衡與總兵劉良臣死之

庫爾滿洲正白旗人以戶部侍郎督糧淮安漕糧順治四年僞益王率兵攻取廟灣城乘勝領八百餘人夜過淮安從城額缺處衝入將衙署圍困庫禮率標下中軍官張大志等並家丁與賊擊戰其妻搜署內材官所役之蕭令女子選送戰所是夜賊敗斬僞總兵二員副將一員遊擊三員叅將一員都司守備四員把總二員賊兵一百八十餘名淮城得全無恙見八坊通志庫禮傳與郡邑志所載頗不符按邑志成于張岸齊太史其時新城受兵乃目睹之事斷無舛誤所紀鹽城風簾料衆作亂乃草澤無賴劫掠求食者之所爲囑聚止數百人並無潢池之警何至如本傳所言之甚邑志又云載一朱姓于軍中揭史閣部族號對中興義師並未有僞益王其人本傳所採或從其家狀考張官績而未之核實歟邑志又云庫禮

必勸欲奔其妻止之曰君若種望見賊衆不整易敗也是爲合家哭之行逕卽女子亦一望而知其不成
寇亂更可知而車中羊質虎皮表貽笑兵民者多矣乃鋪張其事飾爲佳傳豈能欺人耳目乎
又王介山又錄雜錄一則云有無爲州布衣吳元桂青州志治革後云鳳城名豫淮安鹽城人順治四年
于鹽城倡亂事敗逃至阜寧寄寓宋氏時有宣城朱國材者嘗爲史關部可法配室亦至阜寧姓名主周
氏家敝衣草履形容枯槁曰我史可法也志存恢復已約合兵數萬刻日齊集大事可圖也周氏信之風
豫時與通五年正月誘集愚衆千餘夜襲破阜寧城復至州州人從之者漸衆已而教士二師率官兵至
勦滅之而州人罹于法者甚衆觀此則豫于亡命之後猶懷不逞之心眞亂民也然始以僞關部愚人而
其終亦爲僞關部所愚以致身首異處所謂出爾反爾者也

山邑博士弟子分撥郡庠向無定額緣府屬淮安衛大河衛初無衛學凡十屬之衛衛童子俱併入山陽
尼轄內合考其散居各縣之衛童復不准隨屯分考俱併入山陽一縣民轄內合考 國初歷經呈請督
撫學道求另設衛學增衛童學額後定議準于府學內多撥山陽十餘名歷科考案可證 按淮屬舊有
商輅商學額取六名康熙初年西商緣事革商學亦裁商童無額可歸且有不願歸者屢經攻訐大憲
令府縣詳議亦准併入山陽民轄內合考准再于府學內增撥山陽五六名歷科考案可證 乾隆二年
住居清河縣之衛童童生張傑被清河攻訐控劉南昌學使迄今張氏雖居清河百有餘年不准與清河
縣試又乾隆三十一年住居安東縣之衛童童生王青選被安東攻訐令專考山陽是各縣衛童雖坐墓
田廬散居各縣山邑無其尺土而皆不准隨屯分考專考山陽此二案卽其證也 海鹽沐三處向隸淮
府數百年從未撥入府學一名雍正初年改爲直隸州因此三屬衛童不便越府屬而考山陽各令隨屯
考試仍將淮安府學額設二千五百名數內扣除二名撥給海鹽沐之衛童此又府學多撥山陽實因兩衛

之明證也

康熙五十年以前山陽撥府學皆二十餘名五十二年胡學使始開撥外縣一二名或此有彼無此無彼有嗣此山陽每科漸撥十六七名過廣額則二十一二名實因兩衛無學商額奉裁之故不僅爲文風優劣人數衆寡起見不然一百餘年之久六邑生童之多孰不知府學爲公共之學豈有甘心帖服獨讓一縣久不爭論之理況歷任學使一視同仁亦斷無偏厚山邑之事乃近來外邑生童昧于向例紛紛投詞妄希多撥此固不足呈辨但恐久而漸忘其所自當事亦不暇致詳爲其所惑故筆之于此以待留心桑梓者

衛籍學官兵部則創籍入民實故明舊制 國初尙有行者吾鄉徐山琢先生在督捕侍郎例得去其籍先生曰畏衛籍者畏充丁耳得一矜斯可免存之庶子孫有畏而備學卒不請去當時迂之明商邱侯太常執蒲司徒恂之父也司徒任兵部侍郎欲去戊籍太常曰若人盡以爲苦如國家何若吾一人以爲辱如祖宗何遂不易

城東劉伶墓杜康橋皆好事者巧爲作合供詞寄游譙之地往見有墓疏云詩傳雅詠先歌既醉之章書有誥詞特謹德將之訓溯躋蹌流傳既遠而古今風味攸同酒星在天醴泉出地舟中之斛三百市上之價十千爰有飲中八仙竹林七子或沉或酒孰執孰賢細懷作醴之功豈止忘憂之具今杜氏之遺橋尙在而劉家之故巷猶存閱歲久而年深爲風侵而雨剝茲欲樹豐碑之七尺剪棘誅茅建祠宇之三楹崇基爲石俾千秋相傳爲盛事賴一時共濟以落成

前壁集中多有池旬岡看紅葉詩題劉水心詩云續粉掩映斜陽裏岡後岡前紅未已青館橫嶺出紅梢野望還疑晚煥遙則丹林綠樹滿岡樹矣辛未之秋與友人攜酒岡邊但見沙隴高下黃茅白草一望

無際耳六十年中變易如此

雍正年間漕督魏公廷奉建育嬰堂令淮商及各省糧道官員每年捐項爲經理之費時任太守彭年先生里居魏公敦請董理其事先購楊繩祖入官圩田部價一千兩先繳一半魏公旋內擢而各省糧道不復更捐商捐隨亦停止楊田沙漲豐年止收租一二百石所欠部價五百兩微徭無出任公訪聞資應喬歸入官腴地五百畝值七八千金得此可充堂用適有旨入官田房許撥入地方公用任公呈請漕督轉咨撫軍咨請戶部撥歸堂用其楊田則變價繳部先奉部駁以此案係戶刑二部同辦不准是時揚州太守以寶邑係楊繩祖撥入揚州育嬰堂起而相爭任公竭力籌畫得撫軍允行復咨戶刑二部部中初難之繼乃議准乾隆初年淮安太守李公詳准關每年捐銀八十兩咨部定例有此二項養嬰之費始充前後經理皆任公之力也

國初淮郡三城園亭山莊著名者甚多今其遺址皆不盡存後來名流所居間見于詩文者其地亦多無可考以予所知者略識于此 斬雙星茶坡之茶坡草堂在新城河北園牛叟之谷西堂在新城東門張養重虞山之古潤堂 劉勃安昭華之綠筠草堂在駙馬巷 陳階六之翽笑齋在南市橋 劉象舉詠菴之思園寶園中有簑山在菜橋茶巷 閻修齡再彭之谷西堂金石茂嘉樹軒在新城又一菴菴影閣與巢門墩在平河橋之西岸又西數里爲飲牛艸堂 張鞠存吏部毅文檢討之百花廳墩在北門內依緣園在蕪湖中有雲起閣曲江樓最宏麗 黃甫及鴻鵠蘭岩以察之舫閣止園梅花嶺在蕪湖徐山琢侍郎家南門大街其華平園有容園嶺雲閣在郭家墩 邱曉戎侍講之南齋李貞洗馬之四軒玉藥亭皆爲梅園之一在西長街 倪天章之一艸亭 張四水之漪園 杜首昌湖舫之荷香園在湖濱有揮麈亭如如室天心水面亭在湖中極亭臺花木之盛 黃鶴谿之梅花星之瀟塘 萬年少之溪東

村屋在河下又隔西岸堂在北門之西岸又南村卽萬壽處 馬孝廉西樵之清奕軒不離草堂在隆興寺塔南 徐勳盈之橫秋閣高臥堂白雲堂 張力臣之符山堂在清江浦 樂六舞之聽風 姜木生之愚園 邱日菴之東里山莊 張赤岸之竹堂 許念中黃門來鳳軒南樓在八字橋 程徵君水南之篋箱曲在伏龍洞卽其葬處 程爽林孝廉之離莊小入堂在城東莊外 戴晦夫之紹硯齋戴閣士之怡齋在西長街 楊戴征之南村軒堂在府學東 楊廣文淇益之大椿樓博士孝廉景西之隱山房老樹軒皆在南門大街 沈厚學之移雲堂 崖鴻鵠之香水樓在湖嘴 陳曾餘明經之隱莊瀟碧亭在附屬巷 吳子通樓山之天笠齋海棠屏陳謂敬之淇園 徐日取之北山軒堂 劉萬資萬吹兄弟之竹葉園頌酒軒堂 潘香民之蒼閒齋屋蓮葉仙舟在梁皮橋 陸觀察密菴之月洞孫竹民之素園皆在北門內 周徵君白民之清來室止止齋在雙刀割巷 高明經思亭之亦愛廬巧園在丁光橋 先徵君維縵先生之宅在新城之西宅西有水園南有山園曰冬青樓雙梧軒經堂修竹廊自吟亭古香樓松石齋凡十餘處又夏雪軒堂在東村藍邱軒堂在南莊 先大夫于壬申歲移居城內西北隅家塾東曰臥業齋西曰七錄齋爲愚兄弟讀書處勾湖草堂則水面數椽講學論文之所其春風亭解香書屋魯頌亭皆門弟子所增葺也

邑中舊有亭樹爲名流履齒所頻到而不知爲誰何之居者亦識之東溪草堂一溫亭餐菊草堂月浪亭青來園庚白堂岸堂如如居

水經注城東有兩冢西者卽漂母冢也周廻數百步高十餘丈昔漂母食信于此淮陰王下邳蓋投金墾陵以報母矣東一陵卽信母冢也

明初定鄉飲酒門揭帖之詞與詒令之詞此教老之義也會典載實介以致仕官爲之非科貢正途不准

預此尊賢之義也又會典載民間社會有官者不得坐無官者之下又官同則序爵爵同則序齒若庶人與貴者以官禮相見云云此貴賤之義也

鄉飲醕詞曰高年有德者居上庠高年消篤者次之蓋消篤已別于有德者則不消不篤者可知其不專尚齒更可知已若不考德望而專取高年則妖人市夫盡頭壽無地無之登之賓筵實繁有徒非先王制禮之意雍正元年舉順天鄉飲酒禮特命禮部監禮歲以爲常其慎重如此可不博考典章而泥于不學之說乎今年淮安太守趙君請舉鄉飲廣文官撰儀注多杜撰鄉前輩皆辭不就 三代養老之禮遺不可考祀所載者亦漢人擬議之詞東京西周仿而行之未必果三代之舊也後周以于謹爲三老中樞南向而坐帝立于膝展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帝跪設饌至親爲和訓誨食畢帝親授爵以醕此拘禮經之文而不達其意者何也古人之席以東向爲尊賓師祭祀皆正東向之席惟人主立朝則南面爲尊耳今也以人臣儼然南面而使人主立于其旁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方向也禮曰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古所謂跪卽坐而膝席耳今也以人臣偃坐于上而人主跪于其前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坐起也且禮有時而情有順古今異便不可強同古之人君立而聽朝今有立者乎升車者立而乘今有立者乎東京以桓榮爲三老備者謂之禮何人設獨以不經之禮尊之陋亦甚矣宋儒學無根柢不考經制徒取其能行周禮而究儀章制度不亦悖乎

明會典禮部志稿云庶民以齒爲先後致仕官序爵爵同則序齒至處親族則不得論爵 洪武十二年令內外官致仕居鄉于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其于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適寡則設別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許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見有侮慢者論如律此有明之禮亦未始善

君子之居鄉也清濁太分則市井切齒其賤不別則士類騰議兩記談云鄉人叙坐以齒雖世爲卿大夫其居鄉亦皆謙退從厚曰鄉黨莫如齒歿之一命齒于鄉再命齒于族三命則不齒于族矣况鄉乎此吳郡都穆之言而于義未備予謂薦紳士庶同輩中各爲叙齒可也苟非其類而亦以齒尊之不幾于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宋人講禮呂氏舊家斯言得之

顧氏家訓言江南風俗二親若在每至生日常有酒食之事無教之徒繼以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程氏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傷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朕生日世俗皆爲歡樂在朕固爲感傷奈何以勦勞之日更爲歡樂乎泣數行下臣皆爲之涕泣予謂父母生日爲子者承歡戲探集僚屬賓親介社堂上乃人情之常或父母在堂值己生日藉是稱觴一室之內博老人一日之歡亦未爲害于理若值妻妾廢讀之餘生而自爲蓬弧稱觴之樂事竊有所不忍矣吾淮鄉紳之家皆守門法無背理逆情之舉後因山右新安賈人攜英至淮山鶴牟利未與士大夫之列往往行其鄉俗值己生日輒多招賓侶以爲門庭光寵近來本地之屠酤兒尤而效之而新安人于父母已故猶作冥壽明鐙綵筵藉口祝嘏益所未安間昔有行賄僧值母八十八生辰以飯一盂經一卷爲母壽而作偈曰今朝是我娘生日別起佛前長命燈自米自炊還曰以爲娘養得一員僧此僧可謂孝子士大夫媿此多矣

淮禮新婦站席俟賓進數豆其姑命之坐始坐升隱筆記有轉席之禮白香山詩云何處春來好春深娶婦家青衣轉去餅得錦繡一條斜站與轉音相近殆其遺意耶淮人聘婦珍幣之下必襯以茶更以瓶茶分贈戚友按品茶錄栽種茶樹必下子若移植則不復生子故俗聘婦必以茶爲禮蓋因有取云云是宋時已有此俗矣毛西河集解淮人嫁娶用大禹辛壬癸甲四日作四日吟云只盼辛壬至圖作千年歡何惜別離此只在四日間此國初時有此俗今則無之也

宋趙學子叔平初寄澧水軍郡守召至門下不數年叔平以館職守澧水後守名其所居爲約隱堂石曼卿有詩云熊飛清渭逢何驛龍臥南陽去不還年少客遊今郡守蔚然疑在立談間叔平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爲多時議比之劉寬張師德

淮俗忌以蜚語向客此亦有所本禮記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解曰以鼻向君見惠自君出也鼻柄也鼻向君則嚙向己

淮郡有耕無織壬申歲隴右趙文山太守慨然以興利爲己任延孫松男婦數十人以教織始于府署堂皇設局遷移韓侯祠中城內外婦女就學者數百人繪圖製式頒示條約規模粗具趙以是冬最移去繼守者不任事因經費不充遂廢而遺之嗚呼興千百年未興之利豈易言哉

山邑地畝有京田時田之分丈量往往不清據潛邱刻記云京田一頃算時田四頃二十二畝四分四釐時田一頃算京田二十三畝六分七釐三毫京田之大如此漢書食貨志六尺爲步步百爲畝陸績穀江州散人傳云有田奇十萬步自注吳中以二百五十步爲一畝大小懸絕陳恪勛公爲年尹權日詳免增丁文云查得康熙四十年編審原缺一萬四千九百一十三丁缺丁銀六千四百一十七兩後丁足而銀缺其故何居查山邑歷年水患百姓逃亡是以缺丁甚多三十年編審前任朱令以土著無丁可增乃將淮城北寄居貿易人戶及山西興德州寄寓之人編爲附安仁一團因其流寓不便多懸每名止編銀一二錢所以丁幾足而銀數尙缺至三十五年後重家營河決西鄉六壩水冲逃亡更甚其西鄉寄居流寓之人各還原籍及附近各戶又畏代完逃丁亦相繼逃去于是人去了懸反累里甲包賠所以四十年編審時孫令因逃亡缺額將幼丁盡數編入尙不能足仍有包賠之累並未將重則改爲輕則也今部駁疑改重則總因三十年編審之時將貿易流寓入戶止同一時人丁足額而不知貽累無窮及銀數不足

上經部駁止覆云下屬足額其知水患頻仍逃亡日甚不准減丁安能足額今四十一年地丁錢糧均過捐免民困少難逃者不能即返死者豈能復生部既難嚴萬難增補伏乞俯察丁足銀缺之由及不能增徵之勢恩賜題達均荷洪慈

邑令觀風季考近日久無是事予少時見岳侯公秉旌懷公巡歷行之今閱陳湘潭淮海文畧有季考縣學文錄之足規滄洲治淮不同俗耳也本縣校課文武生童各卷簿書之暇逐一披閱或濯濯如三春柳清涼清新或蒼蒼如百尺松雄奇曲折或自成矜峙達賢玉于豐年或獨著清真耀然禾于儉歲粉掖藻采潤足神怡羅列珍奇良難指數本縣細加衡校謬定品評除總校案時示獎賞外合牒貴學照牒移事理傳集諸生於本月望日齊赴衙齋共爲賞析將閱過各卷面相輪定非敢分甲乙之次第卽以下午未之聯登榜各惠臨母事跂望

徐節孝祠凡數處自宋迄今興廢不一惟治東一祠存耳考始建祠者爲宋守苗仲淵與趙康州祠相鄰俱海縣治之東所傳世惟忠與孝訓俗知所止一詩是也後遂並呼爲忠孝祠郡城東觀風門外二三里許有先生考妣及先生之墓後人卽墓所建祠明代即修不鮮潘熙遷先生詩出郭晨未啓下車瞻耿光指此祠也萬歷中曾于汴司李淮安增高其墓行祭于祠又以先生故居在縣治東復卽其地建祠自城中祠成而墓祠漸圯今治東之祠未知卽宋守苗公所建之舊基否但舊與康州並祀今與陸丞相並祀豈以康州移祀文節配其張右史故此以丞相配節孝歟又按淮舊有忠孝書院在東門外巡按御史毀尼寺爲之祀徐陸二公于中見胡侍郎忠孝書院碑記今亦不可考矣吾淮在宋之季年遭兵燹最酷數百里內幾無雞犬殆定以後朝廷不復遣將改楚州爲淮安軍但舊廢之而已故宋時世族竟無子遺迄今宋人之有後于淮者惟節孝先生及張孝忠正繼二家而已甚矣忠孝之澤綿也

元世祖收江南渡黃河無舟夜夢一老曰汝要渡河隨我來引之去指曰此處可渡遂以物記其岸及明至其處傍有一人曰此處可渡爾夢中語世祖曰你可先往其人先行大軍從之果獲渡既平定欲賞其功老人曰我當世皆不顧但得自在足矣遂引之爲蒼刺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養之見元楊琨山居新話字元城

旃檀佛像在淮安最久唐太宗貞觀間自江左至淮至宋太祖乾德間復往江南蓋終唐之世皆在淮矣按釋迦如來初爲太子誕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初利大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升忉利大爲母說法優國王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爲像目雙連尊者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成及佛返人間王事臣庶自往迎此像忽騰步空中向佛稽首佛爲摩頂受偈曰我滅度千年汝從震旦利人天由是飛歷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一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左一百七十二年淮安三百一十七年復至江左二十一年至汴京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十二年北至上京二十年南還燕京內殿五十四年燕京火迎還聖安寺一十九年元世祖迎入仁智殿十五年遷于萬安寺一百四十餘年其後復居慶壽寺一百二十餘年至嘉靖戊戌慶壽寺災奉迎于龍峰寺至我朝康熙癸卯迎入大內距傳國王造像之日在周穆王五十二年辛卯至今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凡二千七百九十二年淮城西北隅龍興寺建于晉大興二年而盛于唐西南有浮屠名燉煌塔一云尊聖臺卽供養佛像之地傳鐘錄載釋迦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周書紀異則云昭王二十二年釋氏生金履祥因之修入通鑑至今乃以四月八日爲佛生日

歲壬午揚州權使重修天甯寺增置殿宇錄其佛金身貌小時龍興寺已成五禪師皆游處僧某私以銅像三尊獻三千金商人擇日來迎同學諸子聞之走告漕帥楊曉剛先生先生大笑卽草一札與督憲使

云和廟以安佛也今令其舍數千年之舊居而寄託于他氏之舍恐非佛之所樂且新佛占其上座將出故佛于何地買佛之名既不可居供佛之誠亦不可阻莫若移此金于淮郡重修龍興寺以安佛靈功莫大焉誓深以爲然即日送三千金來于是吾鄉好義之士復益以三千餘金而廟貌重新矣

郭家池卽放生池又作王家池在龍興寺後唐時極盛渭南詩城礙十洲烟島路寺臨千頃夕陽川彷彿似之然不可考矣以予所聞于前輩父老之言國初時龍興寺中屋宇尚有千餘間環水皆廊北接放生池大慈閣每臘後至王正廟內外列肆櫛比門雖蕭舍無尺寸隙地貨物山積百戲具陳端午競渡亦然而沿池四面竹籬花圃酒樓歌館竟夕笙歌不輟厥後日就頹傾竟至寸瓦無有予于乾隆乙丑始歸里門壬申移居于城西北隅相距尺咫每當夕陽在衣人影落水徘徊荆棘瓦礫之中惟見三金身高幾十數丈卓立雲表各踞坐一石磴上頭頂一簪葉斗笠圓遮半面束麻結纓縛于佛項自肩臂以下則任風吹雨淋矣石磴下有羣豕窟處予與紫坪暇卽往遊十日凡五六至至則持鞭追豚以爲笑樂三冬湖凍冰堅每與胡賓南于高兄弟以瓦片擊冰爲飛墮之戲忽忽將二十餘年矣國古古遊放生池詩云綠市燈搖千屋影隔溪香靜百花焚彼時猶及其盛也劉水心過放生池詩云僧憐曲曲臨池俗官樹行行倚郭栽今皆無有

路史天地之初有渾敦氏者出爲之治注云卽伏羲又云按地理坤鑿龍首人身今成都淮安京兆皆有廟祀云云予閱郡邑志皆未詳廟址何處舊城南門內有三皇廟亦不記其所祀何人按帝王五運歷年卽道經云元氣蒙鴻萌芽茲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辟陰感陽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人也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嶽血凝爲江河筋脉爲地里肌肉爲川土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金石精髓爲珠玉汗流爲雨澤身之諸虫因風所感化爲黎

此其下品者名爲蒼頭今人曰名稱黑頭虫也或謂裸虫蓋盤古之後三皇之前皆裸形焉

城東紫雲宮前高阜俗傳爲程較金墩或爲較金墳在其下按唐書較金名知節爲峻州刺史卒贈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安得墳于淮耶舊志載宋紹興十年韓蘄王築城掘地深丈許見有棺得埋銘云唐程智節墓又云遇葬則破其信然耶否耶予聞康熙末年城東楊氏住水巷口因治屋掘地得一小石碑長尺餘有字云口口宮旁一行云臣程智節奉勅監造字畫類顏柳此石尙存楊氏家文學楊存懋爲予言之意知節蓋嘗有事于淮宮外卽墩後人或指其登臨憑眺之處而名之耳墩墳音相近久而消訛遂造爲蘄王事以寔之

宋葉少蘊著避暑錄話載楚州紫極宮有一小軒人未嘗入一日忽見壁上題詩云宮門閑一入獨凭欄于立終日不逢人朱頂鶴聲急相傳爲呂洞賓予見其字亦無異處已半剝去土人有危疾者刮其黑飲之皆愈紫極宮卽紫雲舊名邑志所載呂詩係七律一篇與此異

舊志云運河水當明初由舊城西南入許家閘繞南門東門至北門又繞新城南門東門至北門故兩城皆利自嘉靖間漕臣懼倭乃築聯城于是許家閘漸廢水不遶城局勢變而益壞後人開興文閘引水入寶帶河所以拯其失也舊城築于晉時宋金交爭此爲重鎮守臣陳敏賢所築北使至此見雉堞堅新號爲銀鑄城宋人稱淮上曰淮塞

七修類稿載淮安清江浦廠中草園地上有鉄鉤數箇高八九尺小亦三四尺不知何年物相傳永樂間三保太監下海所造雨淋日炙無點髮之銹望之如銀鑄光澤予壬申在張灣城角亦見數具長皆丈餘甘羅城在河口其地多古錢土人往往掘得世稱甘羅十二相秦國策史記皆未之載僅見賈公彥儀禮喪服傳疏亦不詳所自或謂甘茂之誤郡邑志皆考據未詳

宋史地理志楚州淮陰縣嘉定七年徙治八里庄今之舊城是已路史國名紀漢宣帝子封山陽王在東海郡今無山陽王遺址而轉奉獻帝爲山陽公焚香賽會作上公之裝胡爲者也

文通塔在城西北隅一名燄煌塔順治年間有海鶴數羣巢其巔後有弋者遂避去康熙初復來巢和鳴如前馬西樵居相近也感賦云仰面看鳴和依稀對故人棲巖天路近情實汝曹親傍塔曾無故將離別有因那如鄰院終日苦籠身

明永樂時朝鼓散欲更換禮部行文淮安府造鼓送京師諸胥措詞不度語時况鍾方在部易之曰緊細密釘防雨同聲聚轉相傳鍾爲禮部郎中時

無支祁復見事小說家記載不一曰洲土人尤言之鑿鑿而羅泌謂永泰初李湯知山陽時事按路史集

仙錄云雲華山禹曰太上慈汝之志將授靈寶之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龍邪檢凶以成汝功因授上清

寶文又得庚辰歲余之助導波決川與五嶽別九州天錫元圭以爲紫庭真人虞余庚辰按楚詞乃益

稷之字雲華者云王母之女巫山神女也昔李公佐至永和九年從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入靈洞得古

岳瀆經第八卷奇字靈寶不能解其後周焦射詳之云禹治淮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土伯

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與禹怒召百靈搜命變龍桐栢等於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因鴻濛氏漳南氏一作商影

氏兜氏氏氏氏氏氏乃獲一作濁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狖縮鼻

高額青鬣白首金目鬚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越疾利輕忽視不可久禹授之重律童律不能制

授之烏木田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辰能制鴟鵂桓胡木魃水靈山妖石怪奔號鼓遠者以千數庚

辰持戟逐去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徒之淮陰龜山之足俾淮水永安庚辰之後皆屬此形免淮瀉風水之

難而釋氏乃以爲泗州僧伽之所降水母者惟僧伽以觀音大士應化于過去阿僧祇劫值如來三慧門

茶餘客話

入道以音聲而爲佛事現化此土如李之邕三碑蔣之奇所傳三十六化近是而水母之事非也方水寨初李湯知中陽物嘗出焉許子福地記又山海經云水獸好爲雲雨禹鎮之軍山之下其名巫支祈

宋時汴京城外東南隅有張太尉祠至元豐中光獻太皇太后祈請有應加封爲嘉應侯京東州郡處處有祠頗著靈聖按汴京遺蹟志載侯姓張氏淮陰人稱爲張舍人死而爲神隸于東獄主幽冥死生之事汴京以東皆祀之號張太尉祠惜不載其名字不知爲何代人

李修晉三才性彙選晉書時李霖襄化爲督河濟甯同里同年修晉以霖襄性儉欲調之遣官致書幣附百金託市油脂脂供妾用蓋濟產也霖襄語使云汝主後房人衆些須不足供今加買百金待官修晉發書矣而置之油脂脂竟積而無用

淮之清江浦金龍四大王廟碑稱姓謝氏兄弟四人紀綱統緒皆失會稽處士緒最少初爲諸生錢塘之金龍山宋亡日夜痛哭陰結義士圖恢復知不可爲遂赴水死題詩於石曰立志平生向未酬莫言心事付東流淪胥天下憑誰救一死千年恨不休其徒問曰公志決矣他日以何爲驗緒曰黃河水逆流是吾報報日也後明太祖與蠻子海牙戰于呂梁不利忽見雲中有天將揮戈驅河逆流元兵大敗帝夜禱聞其姓名夢儒生素服前謁曰臣謝緒也宋祚移沉淵死上帝憐我忠命爲河伯今助真人破敵吾願畢矣次日封爲金龍四大王以緒嘗居金龍山歿又葬于其地故也此施愚山集所載較詳于他編也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有楚州秋聲序讀之想見當時懷轡情形舊志未載予于館局中見之附錄于此歲乙卯重九山陽帥熊侯景瞻率郡成將佐擊毬于籌邊堂之北以修戲馬故事予與寓目焉是日也天清風柔樹葉不驚千蹄赴場合奮崩騰銳銳騁馳縱如也乍整乍亂倏合驟離如林而馳如山而墮如蛟如超騰翻倒煙雪而下上飛星流珠奔迸明滅掣擣擣有未得而悉勢最盛也馬事已角冠刀槊

凡武力士備其技而制且賞以技能否少焉命國制鮮交談互笑譚離離然無非買勇報上及時赴功之計既酣侯起握予手曰凡勇寓于較離備也樂張而不弛莫既其情天下無可樂之才此其聚勇怯能否信不齊振風用之無不可者吾老矣願今兵革未息天將俾福一日有事中州整暇以前無扞格幾微而集不當計未然乎備可作勇可習吾日惟此且從事此不獨今日是心如是子必習吾子曰國家失中原踰六十年古稱三十年爲世而既再矣盛衰消復循環然夫士不素練不可應卒不淬礪將惰且偷今之可投之機無智愚皆知之廟堂猶須之豈忽然哉後之發先之至兵之神算脫兔自如處女機不可露使邊臣皆此心其何事不立使撥甲執兵之士聽其上一心侯之心其何功不竟侯年長矣族力未衰願授豪雄不有餘子吾者願馬援超充國蓋不以其老而辭君之事况遺矢之傍譏議者東味久矣而馬革裹尸固侯風志行見之發煙之形以繼方虎吾將長稽欵侯道今日語且作爲歌詩以贈賈客後不已快乎侯領而笑乃退而爲之序

唐荆川謂劇賊則賊有兩路一從寶應拖船過平水路口清溝嶺口進攻則兵便而饋餉捷一路從淮安至馬湖陸路進攻則兵勢迂而饋餉難此據當日形勢而言四百年來河道變遷支港多而不深大缸難行不得專靠水戰也 范文正築堤捍海隄名湯湖岸又名當湖岸今皆解范公隄東南起呂四壩西北抵姚家壩三四百里皆可爲陸兵長驅之地 江北之有倭患自嘉靖乙卯起凡二十餘年

元大德三年淮安蝗蟲爲害忽有禿鶻千餘恬不懼人以翅打落蝗爭食之既飽復吐而再食遂不爲災于是中書省奏請禁捕禿鶻著于令載之至正條格云
雉入大水爲蜃入水淮水也晉語曰雉入于淮水爲蜃

蔣用文淮之儒醫水樂間以戴元薦爲御醫歷院判仁宗在青宮甚眷之年老卒于京加院使諡恭毅命

中使趙長歸淮以襁流而得佳盜賊爲榮遇然未免羞矣

肥年十三四時于市上得茶餘客話錄讀之兩夕而覽畢劇然以爲未足也此修郡志徵遺集程文仲
材適博是葉云係足本爾時即欲快睹錄以私乘入公局末由紬豐去秋司寇留孫鐵庵先生慨然見似
始知原卷二十二湖州嚴廟塘遺十二卷爲單行本松江吳泉之刻入善後錄盛頤倒先後尤改舊觀竊
思鄉先生留心章故毅然著述若侈意去取殊負苦心因照舊臚寫不遺一字即經其從子定甫先生點
訂者亦逐一改正以謝塵山面目而予廿年前嘗鼎一臠今始英國圖學文字之緣殆復知大維氏言有
前因後果在耶

光緒戊子春二月南清河後山王錫祺壽辰肅識